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四編

言情小說

畫

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523 0

洋 裝
一 巨 冊

法 華 新 字 典

定 價
四 元

外國文之通行於吾國者。以英文法文爲最著。英文則用於商界者居多。若公牘文件。概用法文。其關係尤爲重要。吾國英文詞典。已出不少。惟法文詞典。尙無專書。殊未足應研究法文者之用。本館有鑒於此。特成是冊。茲將本書優點列下。有志法文者。當必先覩爲快也。

一 材 料 完 備。 本 書 係 取 辣 羅 司 字 典 爲 本。全 書 共 六 百 數 十 頁。凡 人 生 日 用 當 具 之 常 識。及 公 文 往 來 應 需 之 要 字。無 不 羅 列 無 遺。洵 爲 吾 國 法 文 字 典 中 惟 一 之 善 本。

一 裝 訂 堅 實。 全 書 用 洋 式 裝 訂。布 面 皮 脊 金 字。置 之 案 頭。美 麗 悅 目。攜 之 行 篋。堅 實 耐 用。

一 定 價 低 廉。 本 書 編 譯 時。延 訂 法 文 大 家 九 人 之 多。其 餘 時 編 時 輟 者 尙 有 十 餘 人。排 印 校 對。亦 經 年 始 成。故 成 本 極 巨。惟 爲 便 利 讀 者 計。定 價 祇 收 四 元。當 爲 閱 者 所 共 鑒 也。

畫靈卷上

第一章

吾生有寬假之日乎。欲遇假日。其法甚多。因假日以恣吾所游。隨地可樂。而其爲地亦不少。然欲盡享乎。其時亦不過一金律。是從則樂。吾心是已。吾之所欲。左者左之。欲右者右之。騎所謂假日之馬。以消吾閒遣。吾興其爲馬之名。一乎不一乎。天文學也。地質學也。物質學也。毛蟲學也。介蟲學也。捕魚也。射鳥也。談情也。說怪也。無往非馬。均隨吾之所好。而騎之。其爲樂無量。蓋以此騁力於一時。世有同吾好者。而吾與之處。則其樂更無盡也。吾有一友。在倫敦城中。當大寫。其爲人好文。一年中。恆費二禮拜期。在英博物院覽書。爲樂自矜。軀體頑健。全賴於此。雖呼吸最鮮之海中空氣。其得力亦無是神速也。是言也。余深信之。余生平無他好。所最好者。惟繪畫事。休沐日。輒爲之。筆雖不工。然暇時取書夾。翻覆閱之。卽能使余恍憶所經之美地。所值之佳時。及所與同遊之契友。其爲樂果何如哉。曩余赴北威爾士遊。到彼得士古兒。寓

居於老兒與旅館。其地泰西美術家多居之。碩人博士。過者何止千萬。居停之名。以此大顯。余寓此館。得一新朋。此篇所述。卽與是人有關係也。到彼得士古兒後。第一日。卽徧游名區。飽覽古今勝蹟。樂極忘歸。返寓時。天已昏暝矣。時去餐期久。余乃孑身入咖啡室。具食獨啖。正欲舉七時。突見一少年人。亦入此室。館僕審其嗜好。若與余同酸鹹也者。乃亦置餐余桌。使吾二人得同席接談。各傾吐其生平。惟其人自入座時。微下笑面。未及五分鐘。已彼此酣暢。情意之濃。直如鞦韆之架。彼時已打到天平線矣。蓋余友姓迦利士頓。名查里士。生二十二歲。身頎貌姣。面白骨偉。余乍見之。卽訝其非凡人。且其額寬頂圓。高尚之器識。形於儀表。而眉目秀削。時露一種聰明氣象。有時近面熟睹。則又覺欣欣戚戚之容。忽呈忽變。若莫狀其所以然者。以余觀之。雖率天下之衆美少年。亦無及其萬一者也。余相之久。余心愈慕之。度其爲西國一精巧美術家。後試探之。彼乃莞爾應曰。余性懶。豈挾有長技者哉。其於繪事。不過偶涉筆耳。過獎何爲。然子操何業。余曰。余業醫。曰。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矣。惜哉。語

畢復笑。是時晚餐已畢。彼乃離席取煙。忽大聲曰。美哉良宵也。余二人出外散步。何如。余曰諾。及出室。同坐一木櫬上。仰視天空。月皎。氣爽。風和。徐聆屋畔溪流。齧石潺潺。作聲一種。夜色媚人之態。若盡在吾左右者。其夜又有三五年少美術家。覓余談笑。其吐音。雖咳唾珠玉。無以過之。余靜味其言。默領其趣。心殊道然。移晌始去。惟迦利士頓自出廬之後。靜坐吸煙。向時朋輩所談。爲余之所最喜者。彼則均置若罔聞。而睜睜兩眼。注天而視。沈沈然若有所思。余睨其面。則蟾輝圓滿。愈光愈皎。雅人深致。眞天生才子。爲天下第一流人物也。迦利士頓。雖自癡想。不理客言。然時亦微聞之。客去後。謂余曰。樂哉若輩。能以美術爲生也。余曰。能以美術爲生者。則樂。不然則否。何爲羨也。迦曰。天下本無難事。惟人自爲之。吾有此心。金石爲開。區區者安足道。余曰。子云然。知子之腸熱矣。然則何不自爲之。迦云。吾亦何嘗不爲。但不幸吾過富。余時不解其言。徐乃詰其所以。迦遂告余其所處之身世。謂彼自幼失父母。又寡兄弟。祇煢煢一身。無所依倚。其親棄世時。遺家產甚豐。而其叔父年老垂死。死後。又當

承產襲爵。迦言時甚自然。語語似出於肺腑。並非故作以欺人者。余大奇之。然余心實慕之。羨之初無雜一毫伎妬之意也。彼時燈將息。余二人乃各歸室就寢。余臥後思之。世有年少而美。富而無累。若迦利士頓者乎。真天下之最樂者也。

第二章

余二人心甚莫逆。恨相知之晚。私念彼此締交。並無由人介紹。而一覲面間。竟親暱若此。豈非宿緣乎。抑或老天相我。特設此旅館爲我定交之地乎。自後二人同廝。出則畫景。同筆墨也。歸則加餐。同刀匕也。甚至於吐談吸煙之際。一切舉動。亦無不同。興之所至。均隨吾之所好爲之。而無我礙也。吾嘗聞之。凡人作事必有耦。而後有興趣。畫者亦然。評論得失。互有短長。以優劣之分。定從違之準。知此者乃受益無窮。然美術家之所矜爲絕技。習普通者無此美譽。彼雖或有逾分稱獎。然不過曰時手之佳畫而已。非專門佳畫也。余友迦利士頓。未顧及此節。若然。吾知亦必取所畫。就最精美術家判之。而無所愧懼。蓋其畫實精肖無比。倫遠勝余多矣。迦不但善摹山水。

草木卽其描像也。尤極逼真。往往以一二筆成之。間或示余以其所研究心得者。余愈慕其才。不禁獻媚而勸之曰。子其有志於繪事乎。果能始終不間斷工夫。則實可以專門名家。後來必成一大美術家。吾子其勉旃。現余處尙存有迦手畫像數張。乍觀之。卽能記所畫之爲何人。其人眞面目儼在余眼前。其巧可知也。余與之初遇之時。已讚賞其人不置。居久之。見其性情怪僻。行止非凡。心愈奇之。余性傲。常自詡閱人多。欲剖別其人之性情品地。似亦易事耳。今獨執筆言迦利士頓。則莫能索辭而形容之矣。迦利士頓體雖健。然終日戚戚若抱重憂者。天氣變。其七情亦隨之而變。如草之隨風。花之從雨者。至如形神言笑。亦恍惚無定。間或兀坐凝想。思入非非。令人莫測其所以然。且性尤激烈。吐詞不計其是非。輒琅琅出諸口。亦其生平一大缺憾也。又迦雖一極好學深思之士。然其用神太過。爲喜爲怒爲憐爲悲。日盤屈其心。不肯一毫舒放。苦腦耗神。莫此爲甚。尙幸迦未入教。不然。信道過篤。轉瞬必病。執狂犧牲其身而不顧矣。迦利士頓之性如此。其後種種怪象。卽由此而發。讀吾書者。知

此可無事驚疑矣。顧吾細察其性情。心愈爲之戚戚。蓋迦雖有時笑容可掬。而其一種憂愁之態。實隱伏於眉睫。似鬱極而病者。以迦居現在頗樂。不過未形於外耳。一日。余與之調謔。戲謂之曰。迦利士頓。爾亦嫌富乎。迦泣然答曰。惟子知我。若吾不早亡。則富不適以累吾身乎。然余非能久於世者。余曰。爾容顏膩白。身體壯健。今日步行。及十二邁不倦。何爲出此言乎。迦默而不答。余復曰。爾友當盡力助爾。爲爾擇一美妻。迦聞言。愀然歎曰。吾於世無好無惡。安有朋友。屈指計之。戚畹中最親者。不過一從兄耳。而其人又惡視余。謂余爲家賊。能攫其家產以去者。余曰。冢子承業。載之明章。彼雖凶橫。奈國律何。迦復長嗟曰。吾之爲此。瀕於死者數矣。然有天幸。偏遇救復活。今則人人視我爲贅瘤。我自思長留此世。何益不如羽化之爲樂也。余曰。天既生我。將使我有爲。安可有祈死之心乎。自余觀之。子今日當以擇配爲第一事。吾子何不從吾言。迦曰。吾自思。吾將無娶妻之日。吾從稚齒。卽思死樂。天下安有人如吾所好者乎。吾意天下婦人雖多。其可爲吾妻者實少。然又安知不爲人阻吾緣乎。余

知迦利士頓。其中必有憤懣不平之處。亦祇聽其自然而不之強。恐其抑鬱反不樂也。前余已言迦利士頓黑睛之美。其後與之處久。愈覺其目奇異常。見其注睇不轉。而所視又空虛。狀如夢遊者。然余初時心甚憂之。後察知迦乃善詩者。詩人之推敲揣摩。往往出此憨態。故余亦釋疑。一晨。余偕迦往天谷畫景。草木嬌豔。岩石玲瓏。泉水紆流。矯矯作遊龍之態。余觀景心醉。如夢遊仙境。迦之畫架。距余甚邇。余睡醒轉視迦。則見迦兩眼睜睜。面石癡視。弗動而筆自手中墜。亦竟若罔覺。厥狀若愚。不知其性者。必毛髮竦然也。其時適有一隊閨秀。越山跨嶺。或笑或呼。經迦之側而過。衆見其形容俏致。癡視有思。各爭前視之。以博一快。意者迦必爲所動。孰知迦仍木立不斜。覷若入禪者。余心疑此童。或食鴉片乎。不然何致麻木如此。遂起視之。既到。以手撫其背。迦觸醒。迴首視余。目光灼灼。似怪余擾其清夢者。余哂而與言曰。吾實告爾。此地遊客多。後此勿更爲此狀。驚人一之爲甚。若欲再者。人將以子爲瘋人矣。卽不然。亦必以詩狂目爾。弗敢與親。吾子其留意焉。迦默而不答。很很然。拾筆離余。

就畫。似不欲聞吾言者。逾時。迦性平。余亦忘其不見答之辱。遂爲朋友如初。遊侶興盡而歸。時值黃昏。余等步行。談敘之間。迦忽顧余曰。余性急。前者唐突不自禁。想知已如君。必爲我恕。說時。其狀甚和。似已知其過。有萬種悔恨之情。不能爲辭。討宥者。余責人也輕。迦之侮。是時已早擲在雲霄之外。答曰。吾不知子之所言者爲何。曰。前君以我犯迷病。特來醒余。而余不爾答。非罪乎。余慰之曰。否否。子若以此爲罪。則吾妄測人爲病。不更爲過乎。且天生非常人。常具有活潑之精靈。前者爾之赫怒。卽其發現之象。當如何喜幸。而子反惘惘不樂。是何異欲淪之而故窒之乎。迦遜而言曰。子妄言不足信。余不過一凡人耳。非能有爲於世者。吾惟望吾子恕吾罪。於是復競步行。緘默者一時。旣而迦復謂余曰。吾得是病。心甚悵悵。深望與爾相處。常爲我防之。勿使再發。蓋其病於吾身。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也。余觀迦說時。意甚殷。乃應之曰。足下之言。安敢不承命。吾惟望竭吾力以爲之。余是時在於無意間。忽問迦曰。嚮者。爾緘默之時。心作何想。令余駭異。望實以告我。迦曰。余亦不自知也。雖然。吾信子有

先見之明。往往事端未見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子能知之。我心所屬。子寧不之覺乎。余曰。子見物乎。然則何物。迦曰。吾之所能見者。卽所謂爾之所不能見。須知天下每有此種人。其視力遠勝於人者。余曰。余前亦聞人言。世有時具第二種視力。爲常人所無者。然其說甚虛妄無理。欲窮究之。不過空耗光陰。且反足以傷腦也。迦尙拘執不悟。復謂余曰。吾亦不能與子深辯。然吾思之。假一日吾心不防此種視力。必復苦吾眼。余答曰。爾勿再譎作戲。人固有能視他人之所不能視者。然亦曰其視力優耳。未見有別具第二種視力。能視人人之所不能視者。若曰心能造景。則實有之。然其時爾之用以視者。則又心眼也。非眞眼也。且爾目固韶秀。而其所含之特質。亦不過透鏡之性。能析光使物呈形而已。故欲視。言至此。迦止。余曰。唯唯。吾已知子之意。今幸容我說一辭。吾知爾稱爲博士。熟科學。凡事皆學古。從今俗所謂本然之理者。爾信之。除此之外。則概指爲妖妄。然試問爾。古今所載奇怪事。何啻千百。雖半涉子虛。然獨無一可信者乎。吾敢斷其不然也。夫怪事奇談。爲爾泥舊者所不信也。其

實千百中必有一可信者。以此推之。吾之所言爲妄乎。抑非妄乎。余笑其喬野無文。謂之曰。子眞善辯者。然時晚矣。子亦可少休矣。願勿復多談。迦曰。爾博士多心者。爾凡事皆以臆度。無乃太拘乎。語已。悖然似臧獲矜健者。余曰。此乃一極疑難萬無一有之事。吾安從信之以爲眞。吾今不欲多費唇舌。望爾畢所欲言。迦曰。爾傳軀殼以生。爾五官腦血之作用。想必共悉之。然余往往見瘋人。雖愚騷無知。而聞一時表之響動。必以足蹴之。是何故歟。余曰。此余之所知也。卽子亦何必不然。吾實告爾。爾之所言。皆卑瑣之談。願勿再爾。爾以瀆吾聽。余言至此。迦似恍然有悟。余因而復謂之曰。子之所視者果何物。望告我。吾願爲爾一決其眞僞。迦曰。吾告爾。吾實無所視。吾更望後勿有所視。以苦吾眼。語已。雜以他辭。似欲換其題。不再受余詰者。然余會其意。愈憂其心之瞽惑。思一爲之說破。乃姑與之盤旋。而復究其底細。至此始肯明言。蓋彼有一種迷信之事。鯁於其懷。而其所信至極無理。似出於三尺孩提之口。以迦之明。不應有此愚想者。余笑不能言。亦無暇與辯矣。然余自與迦有此夕之談。心甚

憂之。蓋狂夫怒號。言論邪僻。恐過此失意事多。久將成瘋癩也。况迦平時性溫柔。又聰慧。幼學爲余。至難得之友。今若聽其如彼。而不盡諍友之道。出一方以救之。則是吾負之矣。能無愧於心乎。以故歸寓後。余曉喻百端。口焦舌爛。極力苦勸。然迦尙執迷不悟。余亦無奈之何。計惟有嚴檢其行止之一策。如迦將入幻境。余卽喝止之。庶幾有濟。孰意迦之冥頑不靈。若說他事。則侃侃而談。洵稱達論。若言及此節。則必執己見。抵死不讓。有時余責之急。則應曰。爾博士宜如何明察者。何心理學尙無進步乎。噩噩渾渾。無知無識。三千年前之世界。何至今尙未改耶。是時遊期滿。余當束裝旋里操業。乃與迦別。情慄歎歎。恨不得多延時日。乃共約明年再會。余從此歸倫敦。數月間。雖未日覩迦容。而心則嘗念念不忘也。

第三章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之春。余因有一友。在布里畝。病癆瘵。甚危。亟搭車赴視。艙中與余同坐者。僅一人。衣履修潔。有文人風。余與之略敘寒暄。漸入談趣。覺其行止有度。

語。言。有。緒。知。必。有。興。良。社。會。處。受。完。全。教。育。者。後。悉。其。人。所。遭。頗。不。幸。以。苦。治。生。難。特。謙。謙。然。卑。以。自。牧。也。惟。其。面。貌。頗。不。完。全。兩。唇。窄。如。紙。薄。而。目。又。眯。然。如。露。葩。含。苞。此。在。於。初。晤。之。時。尚。不。十。分。注。目。然。以。吾。之。所。好。例。之。設。未。知。其。人。之。趣。向。者。吾。必。不。敢。引。以。爲。友。也。此。時。吾。英。適。有。一。奪。產。奇。案。出。不。決。者。久。之。而。英。民。競。討。論。其。事。後。卒。判。承。產。者。不。但。遺。囑。是。憑。且。須。得。死。者。之。明。命。爲。據。若。其。人。爲。癲。亂。而。死。則。更。不。能。即。從。遺。囑。書。以。定。也。余。二。人。悶。極。亦。論。及。其。事。此。人。聆。余。言。似。覺。余。爲。醫。生。者。乃。問。余。種。種。醫。理。余。一。一。答。之。且。論。癲。症。尤。詳。晰。彼。聞。言。心。折。亟。讚。余。術。不。去。口。并。深。味。吾。言。謂。余。曰。足。下。判。語。極。有。當。於。理。惟。病。狀。百。端。倏。忽。無。定。何。由。知。爲。癲。之。始。明。之。終。也。且。癲。者。有。時。亦。明。更。何。所。取。憑。乎。余。答。曰。此。節。果。甚。難。斷。其。界。線。極。不。易。分。然。使。余。爲。律。師。則。必。先。就。死。者。究。其。未。發。癲。時。之。意。何。屬。然。後。再。加。以。搜。索。之。力。察。其。向。來。有。無。恆。心。並。後。此。愛。憎。有。無。變。換。誠。如。是。則。執。理。而。斷。訟。者。未。必。不。俛。首。伏。輸。也。曰。然。則。子。之。言。即。可。據。以。爲。法。乎。余。曰。然。試。以。余。之。所。閱。歷。者。言。之。曩。有。

一友當客歲與別時。則信其心。非沐者。心覆也。然別後安知其無所變乎。余述此事時。乃匿迦之姓名住址。特以其種種怪性奇癖告之。彼傾心以聽。似甚樂聞之者。笑曰。然則爾能預料其人病癘乎。余急應之曰。否否。使非遇有不平之事。吾可信彼心之明。縱去世垂死時。當必如爾我無病者也。曰。然則爾何代爲之憂。余曰。是有故在。使其人不幸。倏遇極傷心事。悲哀過甚。寧不至戕其生乎。雖然。其人甚智慧者。吾料其必不至此也。此人默然久之。乃又曰。今日於無意間。得與長者接談。我心甚愜。惟未述令友之名。令人猜疑。不置。余笑辭曰。醫生談述病症。未聞有揭人姓氏者。余豈破例以徇私乎。不告之罪。幸子恕之。彼亦不再強余言。瞬息間。車停第二站。彼乃下與余別。余以爲吾與此人。不過萍水之合耳。亦何有於情。故車復行。吾心亦隨之而往。不復有留戀之意矣。蓋余雖未會迦久。然嘗得其音問。書中屢提余所訂之期。戒余勿爽約。此時秋又到矣。余正欲再作山水之遊。以吸取新鮮空氣。及覩碧翁翁爲樂。而迦陡通一信。令余踐約。趣余速赴蘇格蘭。末云。覆信勿直稱余名。當稱爲薛西。

迦余突得此書。迴環朗誦。甚費思索。蓋習醫久。猝欲舍業。而嬉人情所難。若弗之從。則又失信於良友也。亦非余之所心願。今若不往蘇格蘭。自擇一較邇之地。令迦來會。我則又勞人逸己於心。更覺不安矣。且據迦云。所約之地。景物鮮美。而其所攜之供給品。又甚滿足。據迦所云。若舍此外。無有更樂者。余反覆思維。乃決以從約爲上策。而一來復之間。旅裝已備。卽啟程北上矣。余在途中。思與迦相別。纔一更寒暑。今將得與會。心甚欣慰。方凝想間。車到加里德。猝與迦遇。蓋特來接余也。蓋迦以所約之地。距加里德甚遠。而又僻處鄉隅。恐迷所向。故特自備一車迎候。余與迦握手之初。其歡樂自無倫比。而情之增深。直如桃花潭水長千尺矣。尤可喜者。迦軀體較去年倍健。而精神發越。亦非昔比。前後若判爲兩人。余乍見之。甚訝其進步。何若是之速。後在途中。見其談鋒爽利。口如懸河。而個儻非常之概。愈覺豁我胸襟。遂不禁大聲賀之。迦曰。子亦知吾之近狀乎。吾疾所能大減者。皆食君之賜也。吾自承君諄諄之訓。吾日夜思自克勉。以報知己之恩。故肆志嬉遊。恣情覽勝。冀以離苦惱。天入安。

樂國。今則心神澄白。不禁。迨然。亦自喜也。余尙恐迦祛惑未盡。而舊態復作也。故又問之曰。所謂將降之天災。子已受之乎。迦聞言。首微俯。沈思久之。方答曰。否。尙未也。然吾與此種心魔鬪。吾信其已爲我敗。不再來矣。卽不然。吾亦望有能驅之之一日。余遂不再詰。迦乃告余以蘇格蘭之人情風俗。並選其新奇可喜者。以供談笑。余甚樂聞之。言畢。余始問之曰。爾前日書來。囑余勿署舊名。其故吾甚不解。究屬何因也。迦聞言。登時面頰。形狀殊羞赧。乃曰。吾甚不願告爾。蓋此甚細故。無謂言之。不免作冰狐之懼。貽夜鼠之譏。實無益也。余曰。趣言之。不必畏。吾不再童視爾矣。迦曰。吾聞吾從兄。亦來蘇格蘭。密窺余之動止矣。故急來此地以避之。當時令爾易名者。卽所以防其知。而得追蹤躡吾後也。余曰。彼苟知之。將何爲。迦曰。此後若何。吾亦不能預料。惟吾畏之如虎。實每飯不忘也。況此地又岑寂無援。能無顧慮哉。余乍聞其言。而以爲戲也。及睨其面。實正色。無一毫僥薄意。乃知言之由衷。而畏怯之情。果及此流。露也。余遂大聲呵之曰。爾毀爾從兄。得毋太過與。爾乃以虎視兄。謂彼將飽爾肉乎。

迦曰。吾亦不解吾所思。吾亦知向之所言。皆吾所不當言者也。惟吾每遇吾兄。彼則兩目眈眈。虎視似欲食吾肉。而寢吾皮。其心方快者。余曰。欲者發於意。而行則見諸事。欲與行之間。獨無別乎。子之所云。皆懸揣之言。實心虛之所致。天下寧有此等事乎。迦曰。吾之所畏。似出於非理。然薛西迦與查里士迦利士頓二名。無優劣之分。何計較爲也。往者已矣。願君勿再言之。余亦以名號細故。無庸窮詰。故亦置之不論。俄而車到所賃寓所矣。蓋一堅固低屋也。屋爲一中年寡婦所有。其居雖甚樸。顧其人殊大方。遊歷其地者。彼甚歡迎之。若有美術家。好覽天然之景。而不爲踵事增華者。則心愛其質潔無文。款洽尤至焉。余二人房均潔淨。家伙器具。亦足供無缺。余心竊自計。到此不數來復間。必能徧遊各地也。到寓後。迦之舉止。大非常度。細思足與余同行也。步何若是其輕。目與余同視也。光何若是其閃。身與余同遊也。氣何若是其和。貌何若是其悅。神何若是其怡乎。久之。不得其故。逾一日。而端倪畢露矣。蓋此君常鍾情一女子。不酒而醉。無風亦涼。方寸間。竟渙然別開一天地矣。

第四章

迦以紈袴公子見聞廣知識博又富有巨產而謂娶一村女爲妻遯跡於此遐荒之地誰其信之然吾細察此女則能得迦之歡者實慊於情理而余亦不能更責迦狼子野心也余之發明此事也在到寓之翌晨其日天甫曙余起散步吸取新鮮空氣及歸倚門眺景忽一女子經余前過蹢躅獨行其裝束似土著者余瞥見其豔竊相之蓋輕輕盈盈纖纖嫋嫋體態形容實爲蘇格蘭所罕見者而卷髮如蠶日漆有光眉黛則若遠山彼姝者子余見之亦幾魂散神飛而意爲之移矣顧其貌修整而體尤輕健余不能細述其美雖約言之其形婉孌其態夷猶旣冰其肌復玉其頰所謂翦水之瞳凝脂之面爲畫工所難描者余實不能摹寫萬一今余所見婦人多矣然皆未能望其項背此眞天下婦人之最無敵者也女雖淡妝素服益形嫵媚余心甚慕之當其過余側也余舉帽致敬而此女笑彎纖項點首謝余禮而入徑進迦寓其身如飛鶻墜地翩然渺矣當余之竊窺也有一最奇之事觸余眼簾蓋女之形容面

貌極肖吾友迦利士頓者。余眺景畢。入室。其日因起早。腹覺餒甚。索早餐頗急。惟自見此女後。知必與迦暱就者。是時心趨。趨不已。惟冀迦早來向詢其所見。故渴望之極。亦忘飢矣。既而迦來。前此余與迦早晨相遇。迦必先問余安。此次則倒置之矣。蓋余性急。欲快聞其事。故未及敘寒暄。先大聲呼曰。迦利士頓。趨告我。余在衢中。所遇之婦人爲誰。天女乎。上眞乎。何其目若是其媚。髮若是其潤。乎。彼亦居此度日。如爾我乎。迦聞余獎女。面有喜色。目閃閃作光。似告我以得意者。雖然。迦復羞隱不言。且告余曰。此地美人實多。譬如荆麓。滿山一望皆是。吾子一見。遂惑得無隘厥眼孔也。余笑而固詰之。迦乃曰。吾亦不知爾之所指爲誰。然或遇密思羅武英乎。其人與一老婦偕朝夕。蓋卽其甥女也。余曰。余觀其生質絕麗。似非蘇格蘭人所產者。迦曰。其種類混。乃父雖英人。實法人之遺裔也。其祖先在法國。姓羅英。遷英後。始改爲羅武英焉。余見迦。稔知女之家世。愈信二人有宿緣。復就迦問之曰。此女究何爲至此。迦曰。彼乃無家可歸。不得已棲人籬下者。乃父羅英。一美術家也。曩寓英。遇居停主婦。

之妹賢之。乃娶以歸。其妻於前數年棄世。所遺僅一女。卽密思羅武英也。未幾其身又亡。家無遺產。故此女子身獨立。無親族戚。晚可依所可依者。只姨氏一人耳。以故隻身投之。藉以度日。蓋其遭遇殊不幸也。余曰。子能悉其家世。料必與其人有情好者。果爾。當爲余介紹。一飽吾之眼福乎。迦曰。使密思羅武英見允者。吾甚願爲之。迦出此言。余知其凡事必請諸女。其尊之也如母后。心甚爲之喜。此時見其袋中有書夾一。以爲必滿夾名山好景之畫也。以與迦親切。凡事不拘。乃伸手欲取視之。迦忽躍起。奪之而遁。顧曰。所畫皆不堪寓目。何視爲。余急出追之。抗執之間。書夾線斷。余見其中所夾者。非湖澗崖石之畫景。乃余數分鐘前所過娉婷女子之像也。其中有全面者。側面者。四分三之面者。六分五之面者。八分七之面者。不一而足。余笑彎腰。坐於椅上。而迦則亂堆散紙。置夾中。其時門闢。侍者供餐來矣。此一日。迦與余居。言語皆不敢造次。然余得此證據之後。不免嘲之取笑。而迦惟忍受之。余屢屢促之言。迦必不余答。頗有愠意。然及夜。余尙刺刺不休。迦無可奈何。只得轉唄爲喜。乃告余

以初見羅武英之時。如何愛慕。如何款洽。別余後。一短期之間。而彼娃卽如何垂以青睞。如何許以終身。彼之崇拜之也。如何其尊此之締交之也。如何其擊凡此癡情癡語。不一而足。此外並告余。待余南旋時。擬與余同歸。清理家事後。再來挈婦去。彼二人之相契也。以情余於此時。不能作前輩道學態。撓之阻之。故祇得聽受而賀之。蓋婚姻男女之際。人行其所好而已。事成則喜。不成則怨。天下事往往如斯。無足輕重。且余又何能逆料其必敗而強止之乎。況余也。此二日之間。妬吾友之心甚深。若撓之阻之。欲以遂其私。其心實不可問。又何得謂爲益友耶。厥後。余常與羅武英接談。蓋以余爲迦也。友。彼爲迦也。妻。妻與友之名雖殊。而其親則一。故以愛迦利士頓之故。因而愛我。其初也。尙嬌羞不前。及相處既熟。則彼此抉破藩籬而遊談無忌矣。余與羅武英既多覲面。愈覺其性情柔婉。足副其姿容。私賀迦得賢妻內助。一生有魚水之歡也。且羅武英家固無賞以美而有德也。而迦約娶之方。是真情之所致。而非貪奄重財者所可比。吾又安得謂其錯配乎。況以羅容貌之端莊。行將見重於

社。會。何。患。奚。落。於。人。乎。故。余。思。後。日。迦。之。能。長。壽。而。安。居。者。必。此。婦。人。之。力。余。亦。不。必。再。爲。之。憂。矣。然。余。有。一。偏。見。偏。見。爲。何。蓋。亦。至。可。笑。也。前。余。已。言。迦。與。羅。貌。極。相。肖。今。就。視。之。非。徒。貌。似。且。迥。眞。矣。蓋。其。面。形。大。小。高。低。之。處。如。出。一。範。而。睡。容。醉。態。亦。種。種。如。一。吾。嘗。比。較。其。貌。彼。全。者。此。亦。全。彼。缺。者。此。亦。缺。眞。如。孿。生。兄。妹。不。待。善。相。者。而。後。知。其。然。也。然。使。余。能。爲。迦。擇。一。妻。者。余。必。擇。一。激。烈。之。婦。有。慷。慨。激。昂。之。氣。遇。事。或。任。意。撓。抗。能。如。羅。之。柔。情。媚。態。順。適。其。意。者。乎。況。以。羅。之。嬌。嬌。娜。娜。送。盼。流。波。吾。知。坐。迦。側。伴。畫。必。使。人。迷。離。落。魄。墜。筆。而。不。覺。者。然。彼。二。人。款。款。相。依。極。有。情。致。是。非。局。外。人。所。應。得。而。與。者。矣。夫。以。二。人。之。面。貌。眉。目。既。如。是。其。肖。而。見。識。思。想。亦。極。相。似。是。亦。奇。矣。余。一。日。偕。迦。及。其。意。中。人。出。戶。外。席。地。觀。飛。雲。作。樂。二。人。攜。手。並。肩。坐。余。則。距。之。稍。遠。然。二。人。竊。竊。私。語。尙。隱。約。可。辨。而。自。其。私。語。時。觀。之。則。目。之。所。嚮。者。乃。視。聽。之。所。及。其。他。向。者。則。亦。不。克。盡。聽。也。其。初。余。與。迦。所。談。者。爲。何。事。說。時。本。無。意。故。移。時。遂。忘。之。後。漸。話。及。蠻。方。之。古。事。蘇。格。蘭。迷。信。之。奇。談。彼。此。鋪。張。

潤色。言之甚酣。而羅乃坐旁。默不出一語。過數分鐘後。忽見羅目睜睜呆視。余知其神不守舍。思入幻虛之境。有如迦愚駭之時也。余觀此狀。急止迦勿談。及次日。余待其與迦離時。竊謂羅曰。此等思想極無謂。卿於將來之夫。當力使去之。勿使再盤旋腦中。卽卿亦不可再萌此念。以爲戒者先。卿亦允吾請乎。羅極口應承。並謝余厚意。然。在無意之間。一轉星眸。則舊態復作矣。余曰。迦常與爾言。有意外見怪地乎。羅曰。然。彼雖不明言。嘗暗防之。余曰。然則爾信有其事乎。曰。彼告我。吾安有不信之之理。余知不能強奪以辭。乃止弗與辯。此時迦趨前。羅離余。笑迎之。余私自語曰。戀戀不舍。樂哉。伉儷。惟惜其心虛膽怯。如視牆隅之鬼。帷後之魔。種種驚疑。未盡樂也。然彼二人。知不久卽有聚歡之樂。故絕不愁慮。惟覺日日暢談。事事快意。迦則先求婚於姨氏。而卽得其允。余此時。因迦尙託假名。心頗作惡。迦之言曰。使羅姨氏知吾假名。則必疑我。甯肯嫁女。使女知之。甯不爲吾別抱深憂乎。故余反覆思之。實以不告之之爲愈也。余想此亦近理。但不告而娶。使其從兄一旦察覺。則必從中阻撓。後患無

窮。此舉豈非險事。而迦祗顧目前之樂。絕不思善後之策。真燕雀處堂之謂乎。既而余之假期又滿矣。乃不得已。與溪山作別。而心則猶眷眷也。迦亦隨余歸。與羅敘別。臨行。彼二人躑躅室隅。喁喁不休。余亦不審其作何語。蓋神聖不可侵犯之談。竊聽則有過也。余忍立以待。久之始出。則又倚肩繾綣。不忍遽別。末後。迦慰之曰。此行往返。不過六來復矣。六短來復矣。其後則依繫終身矣。忍之勿更悲。忍之勿更悲。女聞言俯首而入。蓋不欲目視其行也。余乃扶迦上車。而迦則尙躊躇望門欲返。似不願去其地者。既至亞丁堡路。乃換搭夜車。余與迦同艙。聞其談來日之樂。及將來之處。置語重沓不已。余甚厭聞之。乃坐而假寐。未幾竟入睡。鄉矣。是時車將入隧道。笛鳴嗚嗚。余驚起。瞥見迦正在兀坐。出神。目光爛爛。視空不轉眸。若未聞警者。其狀與前所述毫無差異。余憶其前囑。乃喚之醒。而迦則神猶恍惚。視余半晌。始言曰。余欲見吾意中人。易事也。余前不料果有此視力。今乃知必不能自禁也。余曰。此不過爾心眼視之。天下衆情人。皆能之。何獨爾爲。迦肅然曰。余自信。假余欲見其身者。余亦能

之。蓋余前刻嘗見其操作行止。一一皆印。余眼簾也。余曰。節思少慮。乃保身之要。今無論爾有此視力與否。此時已三點鐘矣。爾意中人。想正在酣睡。子若再作此念者。是亦徒自苦而已。甯有所得。余言之諄諄。而迦竟聽之藐藐。且曰。吾亦非欲再見之。但余知必無力自遏。蓋以余之愛彼若此。彼之愛余若彼。真如結練之環。終始不解。且精靈之所及。固能使五官之真氣貫注其中。雖有阻礙之者。亦何能爲力乎。余乃正色責之曰。爾亦自知嚙語失禮否。凡爾所言。皆瘋人之所道。余非欲驚爾嚇爾。但既爲醫生。而又爲爾至友。爲勸爲懲。皆分所當盡。是則吾不得不喋喋也。今余亦祇一語告爾。此後仍不悟者。必愁緒紛懷。憂思入抱。將死於多心之劍也。爾試問之他醫生。方知吾言之不謬也。迦曰。醫生雖絕世聰明人。如世界之事。甯能盡知之。語畢。瞋睡似不屑聞吾言者。既抵倫敦。當作別。余祈其安心行事。並祝前途遠大。幸自珍重。迦心納余言。感激不盡。據迦云。此歸將先往謁其叔父伯爵也。謁後。再與律師商議娶禮。而後賃屋。備與婦同居。其逗留倫敦也。亦不過幾來復。若事能早了。則先來

視余。若不能。必預告予。諏吉之期。俾余得以屆期往賀。苟余不能赴。則迦必攜新婦來見。余叮嚀再四。乃握手而別。余觀其心神諧暢。知其心舒隱爲之喜。余自是歸里。重操舊業。按瘡痍者。施針灸。凡代余者之所缺。余必如其期補之。日夜苦忙。幾無甯晷。卽迦婚事。亦幾忘懷矣。約過六來復。一夕。余正在討論。醉發病。翻閱書籍。忙甚。忽一人推闥直入。很很然趨。旁若無人者。余僕急止之。然已無及。余急視之。已坐一椅上矣。其人見余。時哽咽不能聲。且其形容憔悴。倉卒間莫辨其爲誰。及迫身諦視之。則乃吾最聰明最高尙之友。迦利士頓也。余不禁大驚失色。

第五章

余乃退僕出。闔扉畢。語迦曰。吾固知爾之必至於此。然尙不料若是之速也。語未已。迦起執余手而顫。顧莫能作一語。復返身坐。以手掩面。啼歎而哭。余見其俛。脈僂與知知覺。筋有震動。乃取其手下。而謂之曰。迦利士頓。余在此。視余勿怯。告余以爾所遭之事。迦乃開眼。注余面色。微紅對余一笑。作將死之狀。余爲之一嚇。毛髮竦然。復

見迦徐徐啟口曰。否。否。子之所思非也。問余。察余。並試余。而後知余心之明亦如子也。余聆其語音清澈。知其非瘋。且兩目睜睜似怒。余妄言者。余見之。反以好語謝之。然疾首蹙額。愁容可掬。不知其何爲。受驚若此。則又費人摸索矣。余乃大聲呼之曰。天相爾。爾能醒。能說者。皆天之力也。迦曰。然則爾心已安乎。余曰。子無恙。吾心胡爲不安。子今且告我。有何不遂心事。迦見余疑已釋。心始定。乃牽余手。顫聲告曰。羅武英。吾最愛之。羅武英。今已去矣。余曰。去乎。去何處。迦曰。彼去矣。爲黑心肝之賊。賺之去矣。今將一往而不復返矣。悲夫。悲夫。今將一長往而不復返矣。余曰。子得毋愚乎。子與之相離非久。豈以多情如彼。亦如汞之瀉地。一時卽棄。舊迎新乎。若然。則吾所能怨者。言未畢。迦急止余。呼曰。止。止。子得毋誤會余意乎。爾曾見吾好友乎。爾在昏夢中。以爲吾羅武英。或忍捨余去乎。非也。非也。彼爲人賺去矣。彼爲人賺去矣。今也。因在幽獄矣。然吾誓必探之。無效亦必殺賊。生啖其肉。以快吾意。休矣。休矣。吾心已決矣。言已而起。躑躅室內。面白唇黑。兩手忽起。忽落。忽緊。忽鬆。意者受驚過甚。致

心神忙亂也。余曰：吾最愛之友聽之，吾不解爾之所謂，爾母惡作劇乎？今請坐下，靜述其事。但觀爾面色枯槁，如飢受寒，今欲令僕備餅餌食子，子亦聽余言乎？迦曰：母須也。余且述吾事。余先往蘇格蘭，遄奔回，一日行千里，疲欲僵矣。余之到倫敦也，在前一刻，謁一人後，卽來此，求策於爾，想吾惟一之友，必能善助余也。至於身體，吾自知保重，前已飽餐足飲，今可不食矣。余聞言心尙不安，令僕取酒，強迦飲一杯，神始定。乃靜坐述其事，今記之如下。

迦與余別後，急奔粵斯福欵兒，視其族人，謁其叔父，並告以定聘事。其叔父男爵也。童頭豁齒，毫味無遠識，聞其姪之請，心怏怏不樂。以其既定無若之，何姑允之？先是當迦之未歸也，彼已知其事，怒甚，以其祖先所遺之田土，皆改作爲公業，令子孫不得鬻賣，亦不許傳異姓。故此，時迦婚娶之權，已不在其叔父之手，原不必稟請之。但旣爲族長，在理不得不告其事，卽迦向族中人亦徧以此明告，無一毫隱蔽。但其族人皆趨炎慕勢之徒，以爲祖先艱難，手創露宿風餐，歷盡崎嶇，始建此赫赫之功業。

以得有閥閱。賜爵。今行且傳於一賤婦子孫。不能光門第。反足以敗門風也。於是怒者。怒恨者。恨訾者。訾咒者。咒無一贊成者。亦無一稱賀者。若其從兄。則又從旁嘲笑。并作書向賀。語語諷刺。尖利如刀鋒。令人不堪卒讀。迦亦答書痛罵。自此二人不相通問。手足之情。已斷絕矣。後聞其遣人往蘇格蘭。窮探羅武英之身世。迦更怒不可遏。作書痛斥之。由是仇隙日深。非避路而行。幾至闕於牆。而多變故矣。迦在此時。衆莫不仇視之。真如四面受敵。困於圍中。而得食不下咽者。然迦情摯心堅。而娶羅武英之念。雖死不渝。何恤於人言。何有於犯上也。故歸英數日。旋私下聘禮。而在羅與迦之好也。亦真情之所感。非有涎其資而嗜其榮也。蓋此時尙未知迦之門第而已。則赤手無備。奮賞。迦亦心憐之。欲割其財產之一分與之。乃商之於律師。以其中多纏葛難清。致稽時日。事既定。擬即往蘇格蘭。挈羅歸而擇居一事。遂不得着意矣。迦好外遊者也。因居英久。甚不耐。恆冀一日能醵發。今又以娶村女。駭人耳目。恐外言嘖嘖。難以入耳。故又擬合資後。攜婦往法蘭西。散游數月。一以償宿願。一以避衆。

噪計既定。乃欲自赴法之肯勒河。擇一居。迦因向住旅館。客多。聲囂不免。聒耳心竊厭之。今不欲再寓。預託人賃定一屋。其屋雖不都麗。而地近幽僻。無塵俗氣。迦喜甚。旋遣一柬與羅武英。言有事暫離家數日。蓋恐以實告。在己似覺。鶻突而又致羅狐疑也。未離英之前一日。郵者忽至。得羅武英一箋。言其姨氏病甚危。迦爲之愀然。心怔忡不安。及啟程。赴法國。途中不敢耽擱。既到法國。遽與屋東議定租金。及購置傢伙事。費二日功夫。其時亦無暇寄函羅武英。以其歸旌甚邇。行將到蘇格蘭也。事畢回英。甫到家時。得二函。一函署羅武英。在離英之日所寄到也。先啟視之。言其姨氏忽爾溘逝。彼所遭甚不幸。其一則匿名焉。信面署薛西迦先生收。字體弱秀。婦人筆也。中言婦德有極。女性無常。爾之意中人。早已隨人去。君空操肝膽。吾固早料其必變也。此後望慎擇之。幸勿再爲人欺也。其語頗切。世人女子之病。然迦與羅固所謂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已結不解之禱。豈有疑其不專情之理。故迦一讀此柬。立扯破數條。任風吹去。絕無一毫怪意。惟念姨氏未遺子女。死後未清之事。羅當力任其難。

然以弱女渺渺之身。孤手無援。何以堪此。故迦思及此。殊難爲情。於時焦灼萬狀。急奔蘇格蘭。至則闔中闐然。所餘者祇蠢僕數人。坐守門戶而已。僕素識迦。見其來。且驚且喜。迦未啟口。反先問曰。密思羅武英安在。迦聞之。知事不妙。大驚。幾暈絕。氣稍蘇。詳問衆僕。始知顛末。其大意謂在羅姨氏殯葬翌日。羅因家事未了。特往加李德。求策於其姨氏之友某。逾數日不歸。衆往詢焉。某君報以未來也。厥後接密思一函。言有要事赴倫敦。到後當再函示。今已閱數來復矣。竟無隻字來。殊不解也。迦此時心如刀刺。悲而欲絕者。再知僕決非妄語。自思逗留蘇格蘭非計。乃急往加李德探之。沿途歷詢車站中人。知羅武英實已赴倫敦。惟倫敦乃英京一大都戶口繁雜。難於蹤跡。迦於時進退無策。思之不免涕下。乃不得已奔回。求余助之。迦述畢。復語余曰。彼爲人賺去。今當禁在幽闇囚獄。匍匐待斃矣。然吾已知爲何賊所害。早晚必殺之。以洩吾憤。嘻。弗拉夫迦利士頓。其從兄名天其殛之。天其殛之。余聞此言愕甚。視其面。見其臉浮氣促。口啾啾不休。知其疑從兄甚深。恨之甚切也。然語發於無因。是安足

信。乃曰。然則爾從兒何爲出此毒計。將以阻爾婚娶乎。然爾年尙弱。可不即娶。彼又烏從知此時。爾之必娶乎。迦喉啞半晌。始能作聲曰。彼靈譎異常。甯不能知余之欲。卽娶乎。爾曷不思之甚也。爾以余性躁妄。易成瘋人。吾固知其誤。然弗拉夫明眼也。彼知余非瘋人。特性孤僻而已。故千思百計。欲使余瘋。今忽得此機會。如天假之緣也。嗟夫。小人居心叵測。豈仁厚者所能察哉。余實告爾。余已往見之。見後方來此也。當余之責其罪也。或恫喝之。或唾啐之。彼推爲不與聞其事。並作狀。佯爲余悲。然其胸趨趨私喜之情。不覺形之眉宇。余早已覺之。怒髮倒豎。恨無匕首。立刺其吭。余並聞其口中私自言曰。人以細故被囚者多矣。何況此爲。余以此愈信此事之確然。欲卽擊之。而勢不敵。故甯吞聲飲恨。以待時機。之至。恐冒昧債事。反以自敗也。但余自思。不先發制人。彼必以瘋癩爲辭。強以律鎖余。而漸置之死地。余今亦無能爲力矣。惟望吾友能保護余。並能爲余畫策。以尋羅武英。則感恩不盡。死且不朽矣。余聞其語甚悲。亦不便再斥其妄言。卽諾其所請。乃曰。吾最愛之友聽之。夜深宜眠。多言傷

氣亦何益哉。俟明日再作計議可也。迦方就枕。余斟藥水一瓊授之。曰吾願爾馨此杯。以殺寒氣。吾固知爾非瘋。然不眠。必致神暈。子其聽吾言乎。迦伸手受之。一飲而盡。乃就寢。吾榻。余心不安。坐其旁伺之。俄而鼾聲大作。余亦假寐矣。

第六章

紀實小說。所以易箸於憑空自撰小說者。有三大點。箸者不必工現成套語。加渲染之力。其易一也。不必思構情事。費腦力以惑讀者聽聞。其易又一也。平常小說。必先發其事之端倪於卷首。而匿其事實於卷末。令讀者摸擬揣測。而尋其興味。此難事也。紀實小說。則據事直書。能免此難。此其易又一也。余今且不言迦利士頓。先述羅武英。語皆後來羅武英所口述。余用筆記之法。敘之於篇左。不刪長亦不補短也。

羅姨氏既殮葬之後。弔客皆返羅祇。一人獨處所餘者。不過二三老僕而已。有與其姨氏有舊者。見其甥女孤癯無靠。心憫之。願與共居作伴。惟羅性沈靜。而又鯁直。謂

此不過一時之情誼。非可長恃者。乃婉辭却之。自是子身獨居。心中不免懊惱。然思及迦利士頓。不久即來與之偕去。則又愉快萬分。不覺轉憂爲喜。且羅之膽力亦大。自信居此太平恬靜之地。斷無搶劫之理。即家事未清。迦得噩耗。亦必急來助理。又其姨氏死無子。其所遺家產。理當傳之甥女。外人必無異議。故羅雖處此岑寂之境。反覆思之。覺實無可懼者。心坎因之坦然。條加拉者。其姨氏死時受遺囑書者也。居加李德。因過產之事未了。約於殮葬之翌日。再來與羅商話。羅因路遠。不欲勞人。又以己在喪中。亦應調換服飾。當購之於城中市鋪。故即辭條加拉之請。欲自往謁之。翌日晨興。盥漱畢。即起程。本欲挈一僕偕往。因其有事冗忙。又以其人常饒舌。令人厭耳。遂棄之。一人獨行。蓋羅雖有迷信心。毫不畏鬼怪盜賊。一勇女子也。身雖細小。爲狀娜孌。實健而有力者也。晨行所歷之程。但覺風清氣爽。水秀山明。車聲麟麟。輾轉而過。美人當此。其欣快。有不待言而喻者。是時朝曦甫出。路上人少。所遇者不過一三習競步之人。彼等見之。莫不心賞其豔。注眸不已。及將到加李德。相距不過一

邁。俄有一童跨馬而來。遠見羅武英。急按轡呼之。蓋素識之也。羅乃止車。童自手中遞電報一封。羅知有不祥之事。心怦然驚。面色大變。乃急從袋中取幾先零出。與童作酬資。童因途遇羅。得免行十餘邁。路躍然自得。遂揚鞭而去。童去後。羅急拆封視之。則見寥寥二語。言薛西迦先生病篤。速來倫敦會。羅讀畢。陡然色變。面如死灰。手麻足軟。不知所措。尙幸神未昏亂。猶能強勉支撐。乃咬牙忍痛。急奔加李德車站。搭車。至則聞過十分鐘。車卽開。幸袋中所存銀錢頗足。乃購一票。搭赴倫敦。其車馬則僱一人送回其家。羅在車中。翻來覆去。忽起忽坐。心緒如麻。私恨鐵道既能縮遠程。如咫尺。何不能更縮。一時。間爲一分鐘。一分鐘爲一秒鐘也。又思假迦或死。在吾未到之先。則吾萬事已矣。不亦更可悲乎。無何天漸薄暮。夕鳥羣飛。歸巢聲噪。不堪入耳。正在望眼欲穿。間忽聞璫然一聲。笛鳴鳴鳴。而車停。倫敦到矣。乃步出平臺。因不知迦之寓處。進無可進。退無可退。五內怔忡。不能自主。在此危急之時。忽見一人衣冠整肅。競步而前。脫冠呼其名。自稱受迦先生之命。特來此候密思。羅急問曰。迦先

生未死乎。迦先生未死乎。亟告我。其人答曰。先生病危在旦夕。嚙語中。常聞呼密思名不已。羅曰。迦先生寓何處。急攜余往見之。答曰。一友家中。此去有千里之遙。密思如能即行者。僕當隨伴往。羅曰。急攜余往。曰。行李來乎。曰。吾猝行無之。然爾飢乎。曰。否。吾母須。可急行也。其人出時表視曰。此行當趕搭堡丁頓車。今正其時矣。遂僱一車。同乘往。羅在車中。詳問迦之病狀。乃知迦前日寄寓於倫敦某友之家。一日外遊。忽從馬上跌下。傷入臟腑。其勢甚危。病中輾轉牀蓐。常聞呼羅武英名。彼輩奇之。因檢其袋中書札。始知羅之姓名住址。故即發電召之。羅聞言。甚感激其義。謝之不絕口。然其人甚緘默。罕言語。但羅有問者。則必傾心以對。毫無厭倦之意。羅此時心亦專在迦之安危。自不及察同車者之性情真偽。且談話之間。見其敘述病狀甚詳晰。想即其醫生曾診迦之傷者。故亦不問其名。即其人亦不告之。既至堡丁頓。此人離羅坐男輛車。羅則坐女輛車。當車停車站時。其人常來獻飲食。然羅已爲愁飽。祇啜杯茗一二次而已。後因腦力過用。致肢體疲態。美人不支。竟以睡去。睫淚未乾。氣息

微續。雖雷馳電掣。亦憤若無聞也。睡正酣。忽聞窗外連呼曰。速起出矣。速起出矣。羅遽然驚醒。審視之。卽向之同車者。曰。到乎。曰。未到。尙須行十數里。密思欲憇乎。羅曰。否否。可卽往諸。現吾心甚焦灼。有迫不及待之勢。其人曰。若此則車已來迎。請密思卽行。已而果見一單馬之車。在站旁迎候。此人開車門。請羅先入。羅見天色甚黑。躊躇不敢坐。因思得急計。問曰。此車非迦君特派來接余乎。然則其人必尙有知……曷告我。語未畢。其人恍然有悟。急插言曰。余抑何疏忽若此。乃與車夫唧唧數語。趨謂羅曰。請密思安心。迦君實尙生。因待密思久未來。心甚盼望。密思卽行。遲恐不及矣。羅乃躍上車。呼曰。請急鞭。於是此人亦隨之而上。坐其側。車乃行。久始停一屋前。其時天已曙。屋門已闢。羅下車。急入。呼曰。何路何路。趣告我。此人越羅前。呼曰。讓吾導路。請隨余後。其人先登樓。乃闢一門曰。此卽迦君房也。因退旁數武。讓羅入。房極幽黑。羅昂然直入。見一榻覆幔。以爲迦之病牀也。俯身奉之。忽聞礧然一聲。則門已闢矣。不禁大驚。及視榻上。則空空如也。羅武英爲人所賺。其事如此。今再述迦利士

頓之事

第七章

迦至翌朝。濃睡猶未醒。余以其勞神過甚。理宜久息。故亦不擾之。至午。忽一人闖門入。不送名片。卽闖者問之。亦不理。余以爲有要事相干。且起迎之。彼卽長步進房。衣履翩翩。脣薄而淡。余一見卽恍然有悟。蓋卽前往布里畝時。車中所遇之人也。當余與談。迦利士頓之狂態時。雖未明指迦名。其人傾耳而聽。似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非等於尋常泛泛者。余私念。迦於昨夜方到此。此人今日卽來。如桴應鼓。非有繫屬。胡如是速乎。然又何鹵莽。乃爾方覺有所疑怪。聞此人竟脫冠作禮。曰。有要事相商。故不辭唐突。闖然直入。然吾乃弗拉夫。迦利士頓也。想君已耳賤名。必爲我恕也。余乍聞之。心爲之一驚。憶查里士迦利士頓。曾言其兄甚奸險。今見其面。又很很如虎。狼知來此。尋其弟。必非善意。故與之答禮外。故作落落之態。俛首不復言。恐爲其認識。反多牽葛也。其人呼曰。比靈德醫生。余聞余從弟在君家住乎。余對曰。唯唯。迦利

士頓吾賓也。今雖暫住吾家。實與余二人。乃膠漆交心。朋非面朋也。曰君與之爲友。彼乃未與吾言。故余闇然弗知之。今在君家養病。當知其實在情形。狂歎。瘋歎。曷以所知告我。余僞作不解其意。笑而言曰。迦君倦甚。今偶息。敝寓行將起矣。曰唯唯。然君不知意中人背盟之事乎。迦君得耗。心膽俱裂。瘋矣。君爲醫生。諒當能知其昏亂者。其戚友聞之。甚憂。議設法監禁。以防不測。吾此來卽爲此並求君助我一臂也。余曰。子欲余何爲。曰。瘋者易傷人。律當監禁。余已攜帝利醫生共來。其人想君當識之。今亦候車門外。君如見尤者。吾將呼入。與君會。使見吾弟迦利士頓。然後再請與君同簽一鎖。禁證書。君亦樂從吾言乎。余怫然曰。余不欲多辯。敢以最簡之辭告君。吾友心清神定。亦如足下。帝利醫生不知其何若。吾則必不能簽此證書。吾莫養病院。堅美者雖多。吾敢斷其無用以禁吾友。查里士之日也。願吾子思之。弗拉夫聽余言。怒形於色。目睽睽然。然尙不敢逞兇。乃柔聲謂余曰。此區區者。烏用是斷斷爲余。非好辯者也。但余與之相處久。見其癩已非一二次。昨夜又過余寓。口中譁語肆詈。無

忌似欲殺余以甘心者。余未待其言畢。卽應之曰。其中當亦有可怒之處。不然者。迦君未必爲此暴躁。弗拉夫聞余言大怒。面熱如內火中燒。兩目睜睜。注視余曰。如君悞聽讒言。受其籠絡。則吾敢斷言天下之醫生。外貌若仁慈。有生。死人之德。其中韜則皆鬼蜮也。爾雖不余助。余當好自爲之。君休矣。敢從此辭。語畢。乃忿忿行。似有極不滿之意者。余退而思之。始悟去歲車中所遇之人。卽迦之從兄也。心甚異之。然其人貌雖可厭。謂以術賺羅武英以去。能致迦利士頓於死。是何其心若是險。而其謀乃若是淺也。是言也。誠未可信也。且卽有之。當迦之責之也。彼甯不知力辯其誣。使迦知羅之眞忘情於己。而有以速其痛耶。然余再思之。小人詭計百端。每善匿形。自掩余之不疑之者。或卽受其欺乎。思至此。心緒茫然。不知何者爲可信。何者爲不可信也。此時迦猶睡未醒。余乃自出辦公。行時。留一紙置案上。囑迦勿離門一步。及歸。見迦象象穿衣服起矣。晚餐亦已備。余乃與之對飯。因僕多。恐漏洩機密。故未暢談。餐旣畢。侍人均去。余乃謂之曰。事旣如此。當無束手待斃之理。以余思之。有一策焉。

則請警察探捕是也。彼惡手雖狡，豈無蹤跡可追哉。迦拒余曰：余不欲勞警察。余知羅武英之被賺也，必被錮於幽僻無人之地。雖善弋者亦無所施其技。余今將自覓之也。余曰：自覓之乎？幾百千年之事矣。爾料其不被害乎？曰：余必先偵已被害否。果已被害者，則余必殺弗拉夫以報。余曰：爾既云被錮於幽荒之地，無能探之者，則子將自探之。又屬何說。爾亦如癡人說夢乎？何前後自相矛盾耶？曰：此非爾之所知也。余已略得端緒。彼爲囚人心雖不適，然尙不被虐待。嗟夫我友，使余不知此者，余甯能一刻姑延殘喘，復活於世乎？余曰：爾何以知之？曰：以有一種特別之識覺。故耳言之恐爾又不信也。實告爾。余已從病中見之三次矣。假此奇病再投吾身者，吾又復得見之矣。余知將來能覓之者，惟此病之力也。迦言至此，儼癡人說夢若深自信。其有者，余心輾轉不安，又爲之大憂。雖曾嚴斥弗拉夫之妄，至此則謂其言之非僞也。亟欲探其源委。乃曰：所謂奇病者，果何病爲妖迷乎？迦聞言，奇愁溢面，似不欲與余多言。然余迫之急，乃對曰：唯唯。余得迷惑病也。余今有一種知覺力，爲人人所無。

者。頃余注視之間。又見一物。此物去後。羅武英卽露形矣。余曰。爾見之。作何狀。曰。立於一環光影之中。其暈甚黑。如妖燈之所放者。至於其身。則萬態畢呈。如余目見之者。甚至其所立之毯。所坐之椅。所靠之案。所摩弄之物。亦莫不能見之。且余並聆其言語。蓋是時正乞人憐。求人恕。然其所乞憐。所求恕之人。則又空虛無跡。但有時羅偶觸之。則其一觸之德。直能感天動地。使余得其真形也。迦愈說。愈覺其妄。余亦莫名之名之曰夢。幻公子。然其心實混於愛。憂。疑三者之間。胡思妄想。卽夢之所由發。是又不能怪其妄語。余乃默坐一刻。思所以駁服之之法。未得。乃出寓。療一傷人。既畢。卽歸。方欲入室。忽見迦尸。坐如木偶。兩目灼灼。正對余眼。余爲之一嚇。退數步。亟審聽之。則兩手按桌。胸靠桌。端身不側。動目不轉。睫其所視。既空虛耳。亦若聾。余入室閉門。聲雖轟然。而彼仍不動如故。余乃知。其所謂奇病者。又來作祟矣。以醫律而言。凡遇此狀者。當急醒其人。然余再思之。余雖曾聞迦言有此奇病。然究未知其何病。今幸遇此。正當由此細察證候。豈得坐失機倪。乃靠身案上。面與之對。距約一尺。

之遠。先相其目。則見直射余眼。胎而不移。余忽思以己之面。潛蔽羅武英之貌。妬人而自獻醜。不禁大慙。余乃觀其面。忽展而大。忽展而廣。視其眸。亦然。更燃蠟燭。驗其薄膜。則不張不縮。余視症多。未見有若此者。卽積一生所閱。歷亦不知施治之方也。無奈何。乃靜坐慎守。以待其變。然待之久。猶屹然不動。使無鼻中呼吸。手腕浮筋者。余必以爲死人也。余見此狀。心悸手顫。爲之一歎。度其有惡結果也。余以爲醒之必無益。不如任其自然。萬一迦能醒。則余計其得病與復原間。相距時多少。並其復原也。作何狀。多此一番見識。措治之方。必因之較易。余度一分鐘。如度一年。此時光陰。若加緩者。約十分鐘後。忽見其脣動。面搖。眼閉。合數次。作倦態。前肌肉之結縮者。今亦鬆弛。戛然一聲。背倚長嗟。汗流滿額。淋淋如雨。下而颺平浪息矣。余急取酒杯。灌之下咽。迦視余啟口。聲甚微渺。幸尙清細可辨。渠曰。余又見之矣。彼未死也。然亦愁抑難堪矣。余見其跪禱。且露柔荑。伸以迎余。余甚悲之。然余究未知其被囚何處。嗚呼苦哉。吾意中人也。嗚呼。吾意中人。抑何苦耶。余不卽答。待其神定。而後謂之曰。

迦利士頓。容我一問。爾之幻迷。亦出於爾心之所願乎。迦不知所對。揣摩半晌。始言曰。爾問余。余亦不自知也。余想此權。非余能操之。不過魔一到。余卽能見之。但使余欲屏而不視者。則自信有力。足以爲此也。余曰。誠如是。則大幸也。余望爾。此後若與此惡魔。戰宜拔身於迷霧之中。不然者。陷陣愈深。而魔障亦愈增。不出一月。殆將癩矣。迦柔聲對曰。余不能認此魔何自來。然余間見之。實有所必需也。非此者。余早已休矣。然余亦頗知自愛。越時必自遏而不視。惟不能常持之耳。余見其疲極。心雖不是其言。姑諾之。并催之臥。蓋以彼得此昏症。養神一道。實醫家之不二法門也。

第八章

迦之來寄寓吾家。雖曰求余保護。並爲之籌計。然余每獻一策。輒不余聽。謂羅武英已失去。其誰曰不然。卽曰羅武英非私逃。乃被禁。此亦當理。余安有不信之之理。但其中禍福難卜。受虐與不受虐。被害與未被害。誠非且懼且悲昏亂如迦利士頓者。所能夢測。而彼必固執爲真。且不許余請警察探捕。謂能自覓之。是何異於諱疾忌

醫自慰必生而寧坐待其斃乎。余思之欲狂。以此時關係至巨。能探與否。其間不能容髮。乃決計姑待一二日。使迦無倡別議者。則必請警察以探之。卽迦或詈怒。余亦不顧也。然迦終日噪狂。迄無片策。而猶拒余言。余至此不能耐。面斥之曰。天下事成於敏。寧爲人先。無爲人後。羅武英被誘。探之一刻。詎容緩爲。而子則猶蹉跎時日。荏苒至今。謂羅武英能不期自返。此所謂見人溺井不救而望其自升者。不亦儻乎。余今告爾。除請警察外。無第二策。爾愛吾。吾爲爾設謀。所以報者在此。從不從。聽爾自便。迦聞余言甚慙。不得已諾。余請然猶不肯去。報警察署。令余請一私家偵探探之。俾不傳播其事。余思此亦近理。允之。偵探應召至。碧眼虬髯。目虎狼。顧髮蓬蓬然。余見其貌心甚惡之。迦以羅武英一照授之。愁形眉末。似有不願僱偵探之意。迦令之專探弗拉夫之舉動。言祇於此處着力。必有成功之日。余頗非其議。強聽之。想徒費金錢。事又無濟也。偵探去。一來復後。迄未回報。迦之僱之也。本強從吾意。非其心之所願。故絕不懸望。來不來似無與於己事者。然余則待之急矣。迦若負重憂。如芒刺。

在背坐臥不安。搶地呼天。幾無寧晷。余戒以避嫌疑。令勿外出。並囑余僕嚴守門戶。勿使人突入取客去。余不敢絲毫苟且。自聞迦利士頓之言。心亦頗疑。弗拉夫所爲。乃陰結其友。藉詢弗拉夫之履歷。其友曰。弗拉夫。倫敦之最有名者也。已娶。其家在多歇倭之鄉。惟愛繁華。常居城邑。前頗有貲。以奢侈敗其業。今則一畝無存矣。但欲再興門第。尙有一策。而此策則又行險徼幸也。余曾聞人言。其欲害之人。已成瘋癩。誠如是者。則人之禍。弗拉夫之福也。余得此消息之後。守迦利士頓尤嚴。戒閤者不許弗拉夫進余門一步。因近日迦利士頓不再作獸狀。心甚喜。更欲斬草除根。永祛此患。正在籌思之際。忽見迦利士頓手插目呆。病又來矣。余守之約一二分鐘。頗不耐。欲醒之。未啟口。迦突然跳起。頓足言曰。任之去。失之而已。復前趨向壁。欲衝。幸余靈捷。急挽之。回坐。神稍定。謂余曰。頃余復見羅武英。又見一人與同處。是時適以手握其腕。故余能見之。此人欲強牽之行。羅武英不從。正在支格之際。余急奔救之。夢中作號聲。卽爲此也。迦又云。見此人時。服飾面貌。察之甚詳。可豫爲將來捕捉之地。

凡諸妄言癡語。迦說之鑿鑿。若村夫說怪野姥。談妖寫影。摹形眉目。百態似真。有其事而爲所親覩之者。嗟夫。迦之言荒誕極矣。余之焦心苦慮。亦極矣。今此一日之間。忽狂忽夢。忽瞪目。忽凝神。倏忽無定。變化萬端。試問一人能有幾何腦力。經此百般磨折。欲其不癩死得乎。而迦則猶執謬不從。吾言雖至智者當此。吾知亦無如之何也。然無可奈何之際。乃語以弗拉夫來訪之事。丁甯告誡。後勿再爾。使余無言對人。並得私藏瘋人之罪。彼聽之不肅然諾。反躍然喜曰。然則吾謂弗拉夫爲罪魁。是耶非耶。吾固知爾能保護。余故吾此來寓爾家。實計之最得也。余曰。寐而狂呼醒而譫語。欲余爲汝辯。非瘋余寧能再爲汝欺。爾亦記離坐捉鬼之事乎。縱余有恆河沙數口舌。爲爾理辯。外人聞爾此狀。能毋疑乎。迦利士頓。今亦知自改乎。使爾不胡思妄想。能出妙計。探羅武英者。則余自信爾耳。迦不余答。在室中獨步。似有深思。忽又自坐。隨由書箱取一書。背余翻閱。厭與余多喋喋也。余知其意。亦不擾之。但見雙眸炯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讀之不已。余心甚疑。竊窺之。非他。乃志古利思新著之威廉。

卑理傳也。書所述者，皆記一人畢一生之事。本無奇巧奪目處。惟其中有一節言威廉卑理癡狀。適與迦利士頓相若。故同病相憐。兩心如印也。迦閱之不厭。余正欲止之。而迦則已置書不閱。向余言曰：威廉卑理之幻見。畫師志古利思實信之。然則天下果有此種視力矣。余曰：志古利思乃更愚於威廉卑理者。子聞其名。一切信之。是吠聲也。迦不應。自語曰：試澄心以思之。當威廉卑理見其先世諸王之後。卽能執筆摹繪其像。抑何聰明若是。言已。忽心動。若有所觸。問余曰：見賜紙筆可乎。余曰：甚願也。既得。卽就案塗畫。忽言太正。忽言太斜。忽先畫鼻口。忽先畫眉目。皆不中肯。撕碎之者約十數次。既而喜容滿面。像成矣。笑而呼余曰：有之矣。極肖也。後復潤色數筆。始以授余曰：吾前刻所見者。卽此人也。吾能得此漢者。羅武英亦得也。余見其像。心甚異之。不論其爲幻也。真也。面貌耳目。固如土捏成。若真有其人者。余前曾言迦之巧於畫像。凡人經其一寓目者。形容相貌。卽能牢記之不遺。想像中人。必平日迦見之。有觸於心。今偶憶及。故妄畫之。然何又必畫此可疑之人。觀其像。則四分之三之面。

也。年在四五十之間。而陋惡不可言狀。虬髯倒捲。毛茸茸然。一視而知其爲村流下輩。兼以迦之妙手。醜上加醜。儼然一黃腰白澤之不如也。余愈視愈驚。私歎何貌之肖人。乃爾而必謂出迦之虛擬。非人之真面目者。余實不敢信也。且余亦學美術矣。雖不得其蘊奧。亦略知梗概。驗其畫至再至三而後決。雖至善畫者。亦斷不能自擬一像肖人。及此像也。然則化工不可測度。豈渺茫中果有此怪目力能視他人之所不能視乎。然此則又大反夫常理也。千思萬想。莫得其故。已而又見迦揚揚自得。謂余曰。余知此乃一村夫野叟。故余將於村落間。尋吾久失之命。且認其人亦甚易。蓋其右手一指上節斜屈。當於牽羅武英之腕時。余曾見之也。余知與之辯無益。且亦不解其所以也。故默而不答。

第九章

偵探久未回。余望之切。疑事不就。耿耿於懷。惟迦則絕不一念及。自信既能見羅武英。卽天與以尋之之路。此力何待外求。故此處之從余請。不過曰。因余心鏡缺明。一

時姑藉以數補而已。有時余與之說。余心懸甚。迦輒聳肩答曰。惟爾信偵探警察。余固知其必無效也。既而無聊之際。闖者忽報偵探至。余喜出望外。急延之入。其人素稱嚮直。開口見心。皎然不欺者也。相見禮畢。擦手自若。似破敵已得勝仗。特來取賞者。而眉目突突。神色怱怱。若有要聞新事。欲言而不能言者。余促之坐。令徐徐自述。迦此時佇立於室隅。視偵探落落無情。款似不屑聞其言者。且默而不語。若以吾之事。吾自理之。何與於彼。蓋嫌惡之極。血管冰冷。實三人中之最無聊者。余向偵探曰。朱亞君。偵探名此來凱旋乎。曰。余想其如此。說畢。睨視迦。則仍漠然不之理。繼乃言曰。令友果認此物爲失女之寶者。則吾可謂凱旋乎。說時。開一信箱。取一飾帶出。視之。玲瓏精緻。中橫插一銀針。裝串蘇格蘭卵石數粒。偵探卽遞與迦。登時見迦面紅及頸。眼耀作光。指針言曰。此物何爲到爾手。偵探曰。且先問爾。亦識爲誰物乎。曰。此吾親賜與羅武英也。余喜躍曰。然則正路得矣。朱亞君請急言之。偵探曰。吾固幸得正路。但吾所探之路。不能恰引君等所欲到之地。此則非余過也。余自聞此女失後。卽

於心中私揣曰。假一年少人及一美人。言未已。迦突阻之曰。顛倒迷誤矣。且正言爾所欲探之事。此人陡然色變。既復轉容曰。爾囑余密察弗拉夫之舉動。余明知無益於事。但前以此託。安敢不承命乎。言至此。迦復呼之曰。尙作無謂之談乎。使知密思羅武英之處。則告余許爾之酬金亦將立付。不然者可卽去。勿叟叟爲也。偵探答曰。余尙不知其處。但若欲探之。亦易事也。迦聞此言甚憤。意欲行暴。余急呼偵探曰。不必多費唇舌。爾之所知。舉其要端言之足已。對曰。余空費一二日。窺弗拉夫之行止。實毫無可疑之迹。乃決意離倫敦。往蘇格蘭。由蘇格蘭。徐探其跡。乃知美人先至。加李德。次至亞丁堡路。既而又至倫敦。由倫敦至弗徑士敦。至布龍。其後去向。則未之深窮也。余此時。竊窺迦作何狀。見其貌尙溫婉也。但偵探所說。雖歷歷可聽。迦則聞之不動於心。偵探復繼言曰。君予余之像。余常密查之。確與此美人對。但余尙不敢深信。今君既認此寶物爲美人所有。則萬疑俱釋矣。余見迦默然不答。忽插言曰。凡人慎於事者。理固應爾。然爾今且言得之何處。曰。余在弗徑士敦。得之於一有名

旅館中一榻上。余此後又赴布龍。所值出者頗多。想卽君等所欲知者也。說畢。面有驚色。余又視迦。見其努目作忿狀。余又問之。曰。旣到布龍。何不窮極其跡。曰。以此之故。余已有成算在胸矣。蓋余彼時甚疑美人。今果不出所料也。蓋彼往亞丁堡路時。則猶一人獨行也。及離亞丁堡路時。則已有伴矣。其離倫敦也亦然。其在弗徑士敦之地。卽余所得銀針處也。彼時亦非無伴也。及其往布龍也。則顯有一人同行。自號曰思美士女。則稱密思式。思美士蓋二人相處若伉儷矣。背盟之說。容或確也。偵探說時。氣甚豪。語語爽利。足聳人耳。余靜聽其言。徐目其面。幾停呼吸。然想若所探者。果確。女子之情。亦可知已。余在蘇格蘭時。觀其含嬌送媚。柔情軟語。與迦何等愛慕。而迦昔時如醉如癡。依依戀戀。亦何等親暱。今則男情方擊。女心已灰。竟爲富貴者。利餌勢脅。掉臂以去。然則與此輩論交。直如過雨浮雲。特一時之盛。逾時卽成泡影。世情亦可慨也。已。偵探說甫畢。余妄想猶未已。忽見朱亞起坐。以櫟怒擲地上。迦則執槐棒猛打不已。朱亞手無寸具。不能爲敵。恚恨之極。迦則獨有愉色。二人正格鬪。

余爲醫生。性謙和。好解人仇怨。今見此狀。尤覺不忍。不得已。起爲排解。乃先以身翼蔽朱亞。更攬迦臂使退。朱亞則餘忿未平。尙欲蹴雙足。余急截之。朱亞乃俯拾冠帽。及袖珍小冊落地者。昂首以立。目睜睜然怒視。意必欲雪恥。而手向後尋傷痕亂搔。然鞭長莫及。尙癢痛不已。朱亞急欲踊躍。羞憤不可言喻。余在百忙中。忽覩此狀。不覺憂慮都捐。啞然失笑。朱亞號曰。余與爾自有道理。余之受僱。非備瘋奴毆也。迦啐之曰。賤奴奴之受僱爲主乎。抑爲人乎。其賄爾來誑余。爾旣受恩。可卽往其家報之。曰。迦利士頓。眼極利。能發覆今事。又中覺實非我之罪。爾須再圖別計也。迦語畢。身蠕蠕然動。欲再逞其勇。朱亞氣沮。急奔出。倚戶立。定神後。目狼顧而言曰。人以癩瘋禁爾。時吾將求爲守卒。以報爾。爾其勿呼痛乞憐也。迦不理其言。側目弗視。余甚喜之。朱亞大慙。忍氣吞聲而去。迦乃回視余曰。爾今亦信之乎。余曰。鱗生之言。吾已知其妄。其誤偵處。亦莫不知之。此外更信何事。迦哂曰。此細事耳。奚難立辨。爾尙不知弗拉夫之謀乎。余令此人伺守其舉動。爲彼所知。故彼反餌以多金。收爲心腹。令來

誑余。假余弗覺。偶一失足。則必墮其阱中。然余與羅武英。性分相契。相感以情。雖身居異國。隔千萬年。猶且不渝。初志況相違咫尺。別未數旬。豈有頓生異心之理哉。是則弗拉夫計雖狡黠。適成其愚也。余曰。爾疑弗拉夫。余不敢深信。亦有別證據乎。余說此語。心頗猶豫。蓋此時亦頗疑弗拉夫也。迦曰。尙言證據乎。以聰明若子。亦當知彼之呼吾癡人。二次者。卽其懷姦之發現處也。余之見偵探。不過一次。其時爾亦在座。余並未告以弗拉夫謀禁我之事。而彼竟知之。而吐諸口。非聞之弗拉夫。更誰告之乎。余思是言至有理。至此亦大疑弗拉夫。然默揣弗拉夫。詭譎多計。斷不至粗疏若是。致此走漏隱機。是又令人百思莫解也。余曰。爾辱此人。吾心甚憂。彼此去不矢。誓於人而煽言爾癡者。吾不信也。曰。此亦必然之理耳。然何足畏哉。余曰。爾須記之。入錮室。易出錮室。難。迦曰。無病若我。亦難。誣我錮我。況余有將伯者。爲余保護哉。且余亦讀律書矣。凡欲錮瘋人。必得有文憑。經二醫生簽名。言同時並見其癡者。始可錮。若有外科先生。或製藥之人。簽名亦可。余今決除子之外。與別醫生談。必謹慎其

言語。若外科先生與賣藥之人。則必謝絕。不與往來。爾以爲何如。余甚喜其心之精細。有遠慮。不類從前之粗。忽然尙恐其無持心戒之。以刻刻留防。知所自衛。余此時心雖不能信弗拉夫誘羅武英以去。然自偵探洩其秘密之後。知弗拉夫必欲取迦利士頓入瘋院也。偵探之事。旣成畫餅。過多日。猶無一毫頭緒。卽迦亦不聞有思所以尋之之道。余無奈何。又勸迦以事託諸警察。迦又拒吾言。且曰。馬未盡秣。兵未盡厲。爲時至邇。尙須再忍。須臾也。余不解其言姑置之而已。

第十章

余愛迦利士頓。常爲謀之以忠。然公事旣冗忙。又兼以私事糾纏不了。自認亦不甚樂於心也。蓋余本一拘謹好靜之醫生。凡事欲踐實。不作浮華事。療人病。必爲之盡力。而心始得安。以此心神過用。思常欲靜養。不察人瑣事。然自迦利士頓來寓之後。余勞心不已。更勞力焉。爲之奔走者。不知凡幾次。心安得不倦。力安得不疲。雖然。忠人之事。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余仍殫思竭慮。日夜望其事之早成也。夫羅武英

之被誘去。是否弗拉夫之計。尙未可知。然欲得迦利士頓而錮之。其心顯欲陷害。則確然無疑也。今以現情觀之。則迦實安然無病。弗拉夫雖暴悍。豈能強奪之而去乎。如曰能之。彼亦有何力。鉗吾舌。堵吾口。使余不控之法。廷乎。余思至此。心頗自慰。知可無後患也。既又思之。萬一迦如疇者。夢魔復作。寧不授人以口實乎。如此則又將若之何。思至此。又輾轉反側。不無懸慮也。余思使弗拉夫拘捩。果如吾友之所言。偵探之誑。果爲受弗拉夫之賂金。則其人奇謀百出。詭計萬端。將來難保無賄得醫生文憑之日。其時迦必若何被苦。若何受虐。亦可想而知也。故余每離門一步。目不見迦。心則惴惴。然惟恐弗拉夫乘吾不備。擒之以去。而回寓時。不復見迦之蹤跡也。且余又有不安者。迦旣云心明無病。何以旣知羅武英之受錮。而必不用偵探乎。而必兀坐不再籌計乎。其終日如癡如醉。顛顛倒倒。夢寐中呼羅武英不已。欲長此而不癩者。其可得乎。余並思。苟一旦弗拉夫能攫迦而去。則欲陷之於罪者。亦甚易事。其懇之罪有數條。曰與羅武英議婚。不合品地。罪一也。曰作假名以誑人。罪二也。曰

辱人無顧忌。罪三也。曰欲殺堂兄弗拉夫。罪四也。曰毆辱自僱之偵探。罪五也。凡此數節皆執之有辭。弗拉夫一播之於外。旁人不察。信其真有罪。則迦雖不至終身禁錮。亦必與獄囚爲伍。或數年。或十數年也。余爲迦慮也。如此爲羅慮也。又如彼而曾不少減也。然羅之被害與未被害。今且不論。獨計羅若果安然無恙。信如迦之所謂。則吾知以彼之多情。自與迦離後。日夜悲傷。亦必如其夫之思彼也。有時余無聊之極。癡想當今世界日趨文明。歐洲人類智識大開。女子與男人同其進步。則羅武英之被刦去。必無此理。然則必有人餌之以金。脅之以勢。而羅武英既非自逃。必人刦之。此皆輕薄之談。私心懸揣。聊以自解。非敢斷其必然耳。羅武英既非自逃。必人刦之。而去。則偵探所說之言。皆虛捏也。且捏造之言。又必弗拉夫所爲也。然則隱隱躍躍現秘戲圖者。一場幻象。皆弗拉夫一人之所搆弄。弗拉夫果其罪首耶。然揆之事理。弗拉夫雖凶惡。實不至悖戾至此也。吾前已屢言迦作事之無定力。羅武英失後。絕不聞有思探之策。然及後思之。實誣之也。迦雖荏苒過日。亦未嘗不着力。惟其

所用之工。甚屬無益。余實不能耐見之也。蓋迦一日。忽自鎖於房內。杜絕諸友。將昔日於夢幻中所見之人。畫一大像。極精細。三日甫畢。畫既成。乃付之照相鋪。使縮而小之。印相片幾百張。旁綴小字數行。言其人服貌甚悉。未幾日。相片來。迦甚喜。與余商議。託警察查辦此案。余向有此議。因屢爲所拒。甚惡於心。今迦忽自提之。甚合余意。乃欣然諾之。警察既來。迦告以失女事。細述一篇。惟言及弗拉夫。則不出一疑語。余心甚慰。迦授以小照一包。告之曰。此色人。與失女事。極有關係。若能尋羅武英者。固爲至善。否則若能先捕此人。亦探穴取虎之法。得穴而後。可得虎。此人得。則女亦必得也。如此。則吾亦必酬爾以至重之金。警察心爲利動。又見像甚肖人。惟不知其爲何。與捕風捉影者無異。私念存之。固可望其偶得。故百口應諾。且願受諾二職。以行。警察既去之後。踰兩日。迦忽告余曰。余明日行將與爾別。余愕然曰。子何往。曷必離余。曰。余此去。將作野遊。忽此忽彼。如雲鶴之無定。使弗拉夫不得躡余。而余又得以尋羅武英也。余思徒留之無益。且或致害。亦頗贊成之。並戒之曰。願吾子秘行跡。

持戒心而慎於所之。迦曰：此節余早知之。吾此行必遠避醫生外科先生及製藥者。使不得近余。且余此游無定向。將隨夢所到之程而赴之。自計余身今日在此。未卜明日將何在也。況弗拉夫乎。余觀其志已決。其論亦近理。且藉此並可免弗拉夫之覬覦。因讚其計之妙。惟迦之意不在遊而在於遊之中。冀得所夢之人。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必無可得之理也。但事既已託諸警察。能探之否。惟警察是賴。則迦之舉動。或是或非。原無關於事也。余旣許之行。臨行。余復戒之曰：謹爾言。和爾貌。非與之有素。與不知姓氏者。爾勿與談。爾之所之。其有人狙伺爾旁者。爾必立告余也。最後。余又重戒之曰：勿復作舊態。致人驚疑。凡此叮嚀之語。迦皆首肯。惟於末一語。若拂其意。久方對曰：欲余不數爲此態。則余所能。然余有所需。閒一爲之。亦何害不然。余將立死矣。余知其痼疾。非可以空言醫。遂置之不復與辯。迦旣謝余厚待。乃與余握手作別。迦去後。未幾。每日輒有信來。意余有消息。得以通告之也。但警察去。數日仍無影響。有時或被召查問證據。然余皆無以對。不得已實告之曰：所授小

照實無其人。所照之人，乃吾友。遇之於夢幻中。醒而爲此。以虛作實。若欲於此處着力。寧不空費光陰。無裨於事。而又反失羅武英乎。警察頷之。迦亦有時或在倫敦近城。來余寓者一二次。夜中仍假榻焉。然余亦無事可報。甚索然也。如是者復逾數禮拜。耶穌聖誕既過。而新年又來。然羅武英之蹤跡。猶杳然不知也。一日。余接迦信中。有曰。吾又見羅武英數次。渠仍在原處。悵悵欲死。惟未被虐待云云。余知迦幻想。猶未滅。鰓鰓然憂之。余寫至此。本欲再繼而作。因此齟齬。余不臨場。未知其詳細。故作書託吾友芬吞述之。是人住格魯西土鋤歇之夫。應徑與後來結局。極有關係。其所載之事。皆在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也。芬吞允吾請。吾感激之不已。其篇今插之於下。

畫靈卷下

第一章

比靈德者。余知交也。既以此事囑余。余安敢謙言不文。以卻之。比靈德本仁而愛人者也。性聰慧。惟爲人頗自是。與之反道者。則必護己責人。雖曉曉善辯者。亦無以易其口。蓋其性至耐。有如騾然。百鞭之不怒也。然他人無論矣。卽與余雖稱至交。往復拒論者。亦不知凡幾次。蓋自幼與之同學已然。今則愈老愈迂也。余性冶蕩。好遊獵。不喜讀書。握筆殊覺重。至挽韁荷銃。則輕若舉羽矣。比靈德常戲余曰。爾將來學問。必淹博。英國一大文豪也。余曰。余雖少學。尙不令人厭。若子則直瀾嗑不堪。雖曰飽學。毋亦太俗乎。美康卑一荒僻之地也。是年之冬。天氣寒冽。余不知何爲到此。實與尋女事絕無關。涉想亦不過一時興之所致。然及今思之。則極無意也。余之留此地。約兩來復乘輿而來。興盡而不遽返。且備嘗艱苦。雖曰自取。亦云數蹇矣。然余早娶現齒已垂暮。如羸驢然。驅策亦覺遲鈍。是人生少年之樂已盡。享去今殆將成爲廢。

人乎。美康卑地之幽僻。既言之矣。人之往其地者。必有所事。余以無心至此。然亦以雉兔之故。而有此行。隨余行者。祇一馬。此外並無攜帶物。到其地。若能獵以歸者。則行亦不虛行也。豈知天緣不遇。人意相左。飛霜壓空而下。其黑如冠。其堅如鐵。然余猶視若尋常事。而未去也。忽一日。余聞途人言。美康卑之旁曰李利買沼者。鄰村人。將於此舉走冰會。余本欲與數友晤。料其人當日必與是會。故決意欲往一寓目焉。冀得一見之。後探知此會。擴而之。公。人人皆得以比賽。余更喜之不勝。乃不帶從人。特僱一車而去。行時已十點鐘。爲路約十二邁爾。其地余前已一往。其途徑。今尙彷彿能識之。昔日之山川。如故。草木。如故。轆轤。而過舊境。於余心。若有所感。觸也。當行時。天油然作雲。四圍如幕。景色極慘淡。既而颶風。又作。吹人欲倒。料天氣必有一大變動。已而果然。行未及二邁爾。雪霏霏下。約距買沼。祇一邁爾。道路頗迂。曲難通。四視。體。體。惟一片白光。奪目儼然。水晶世界。余仍強力支持。鞭馬不息。既至買沼。乃攜走冰鞋而下。方以爲大衆簇聚。異常熱鬧也。孰知闕然。竟無一人。爲掃興者。久之。豈

余探期誤乎。抑或雪天阻人乎。然觀冰上無攢刮痕跡。則顯係無人來者。余無聊之極。既來從遠方。斷無卽返之理。乃着冰鞋。躑躅獨步。尙冀或有冒雪而過者。然待之久。仍無一人影響。而足力已疲乏。重以路滑。身幾仆者數次。且雪又繽紛而下。頗覺乏趣。急策蹇而歸。途過一小旅店。彼時因饑寒交迫。姑就憇之。館中擺設物具。蕪穢不堪。似有不欲舍客之意。余因倦憊之極。亦不暇別擇。乃繫馬槽欄而入。館中有一巨爐熬火。余以皮酒參入別酒。執杯對火自酌。以殺寒氣。既而腹餒。聞館婦自稱能炙薄片鹹肉。更喜出望外。令備一碟助飲。此時雪下愈嚴。欲行不得。余乃暫留一時。向壁上視之。已三點半鐘矣。雪仍未息。然余不能再待。決意欲行。門外彌望皆白。較前愈密。館婦謂余曰。在此天氣。必不能到美康卑。余笑之。不以爲然。遂攬轡縱馬而去。往時。余常自誇凡路爲所經者。不待再過。均能記之。不錯。且今日又過一次。無患迷也。然此時滿地鋪白。坳者盡平。曾不知溝壑之何在。而路上積雪盈尺。浸沒馬蹄。實出余之所不料。既而空中猶簸簸不已。對面不見物。余目幾眩如迷。入五里霧中。

尙幸微醒未退。膽氣猶麤。無一毫怯意。所疑難者。身處歧路。莫辨東西。又四視村落。全無路上行人。斷絕。雖欲問津。終不可得。不得已。亂取一徑而行。約行數里。尙寂無人響。自計迷道非計。乃循舊跡迴車。此時。余渾身潔白如披鶴氅。又如一塊石膏。而雪之堆車者。其重加半噸。致車行更緩。余竭力勒馬。歷久始至舊路。是時傍晚。天已昏黑如油布。蒙面黝不可辨。而毛片比前更厚。落亦更速。余此時怨己不應有此行。卽欲行亦宜早。二三點鐘。然思及吾友比靈德。有恆心爲事。不悔則又愉然自失。於是更取別道行。又過一彎。心恍惚若識之。乃從之直行。此時心中疑信參半。不知果是果非。而地下時格格作聲。旣而車不能過。余強撐之。忽豁然一聲。馬顛仆臥。地余亦隨墜。車下心嚇然一驚。神馳魂散。所幸者。轡尙在手。未陷入深雪之中。乃不顧傷痛。控車而上。竭力使馬起。及察視壞車。見一軸已斷。橫路如黃蘿蔔。不禁大驚。然亦無如之何。神甫定。思茫茫遠路。兼以夜黑。不知何時能到。倘因迷徑。則寒雪侵人。甯不僵乎。且思比靈德在家。遠離余。不知近狀何似。心又念之不能置也。此時幸雪下。

不加嚴然進退。維谷不知所向。惟思若再反舊道。倘仍錯誤。不亦難中加難。今既有此車路。其極處必有房居。何如循道直行。暫得休身之地。乃決計前往。是時狀良苦。狂飈颯颯。白片懸懸。足蒙雪如蓋。被手執韁。而顛極力支持。當進而若退。走一邁。爾約費三刻鐘。計其苦況。比一日奔千里程。更有加也。正在絕望喪膽之際。忽見熒熒一光。自遠而見。愈近則愈明。乃喜出望外。跨馬疾走。至乃見一村居。急不暇擇。卽下車。以繡韁向門亂扣。是時因嚴寒侵骨。手足麻木。體已半僵。擊門亦不知痛。卽帽簷爲雪所壓。撲撲作響。亦但覺頭暈而已。扣門聲急。久無應者。乃大聲喊號。主人求救。並曉以大義。始有人出。開門數寸。似婦人聲。從隙中問曰。爾何爲者。余曰。急容余入。余往美康卑回。失道至此。馬已顛蹶數次。今奄奄欲斃。故不辭唐突。求寄一宿。望卽開門納余。正苦告問。忽聞有一人厲聲喝曰。欲寄宿乎。此非旅館。不可寄也。可速離此。余憤其無禮。忍氣而言曰。速開門。余必憇此。余今一步不能動矣。曰。爾欲尋絞死乎。此吾家。非爾之所得主也。余更大聲告曰。爾無乃太愚乎。余欲寄宿爾家。非無所

酬償者且風雪交侵。余性命危在旦夕。爾亦圓顧方趾者。當有慈悲之念。何不急啟門容余入乎。其人又連聲叱曰。此非爾之所得進者。說畢。門卽閉。余是時苦楚不可言狀。且媿忿交集。似無地以自容。乃鋌而走險。將身背門。亂撞。雖年老身重。跨馬欲喘。而此時則骨堅如石。肌肉又肥大。故未及一時。卽鍊斷。楣折。再用全力一推。則礮然一聲。如轟車之過軌。門已闕矣。

第二章

余之衝入此門也。身撲地。正當廚房。手撐膝。踞爲狀。甚卑。幸頗靈捷。卽鵲身起。旣而有二人奔來。視之。乃一男一婦。裝束端嚴。形似夫婦。余是時身已起立。面無愧色。其男子則怒目狼顧。若恨余切齒。有欲得余甘心之意。而其人牛項偉肩。有類土豪。眞令人不堪見也者。余正色曰。好友。爾之存心很忍。不畏人譏乎。須知吾之擾爾。亦必重謝爾。何若是其倨也。然吾自決計。卽不得爾諾。亦必過夜於此。死且不去。爾縱能害余。以衆凌寡。乃天下最可恥之事。非勇也。余隨言隨解外套衣。並拂髮去雪。此人

覓余詞直不撓。貌亦豐偉。心亦畏余。不敢再抗。惟其門已闢。雪從外飛入。其婦急往閉之。其人忽歛容曰。余家無餘榻。爾欲宿此。惟有一櫬見假可乎。從不從聽爾。余曰。是已足矣。吾再煩爾。今可往門外牽馬。尋一所蔽之。並飼以草。若能爲余作粗食者。則更妙。此外則不敢騷擾。爾亦可安寢也。此人尙努口作不悅狀。惟不敢出聲。媿婦使色。似言無奈何之意。乃燃燈指余一櫬。余不及審視。遽撲身臥。蓋疲乏之後。得此愉快。萬分難時。又見屋角爐火熊熊。復聳身起。趨就烘煖。覺身上冷氣亦漸漸減去。自思今夜得天幸。寄棲於此。心雖不甚舒適。仰觀頂上。尙有三椽屋瓦足蔽七尺之軀。以視向之餐風衣雪。其爲樂多矣。大凡人性之凶悍者。其貪婪之心。必熾。自古爲然。此人前倨後恭。蓋亦爲利者。已然前之倨也。似凜然無可犯。迨余炫以多金。則彼遂柔聲佞色。與相周旋。旣獻茶供饌。復賜以酒。夫婦親與余對酌。余得此亦頗自慰。惟其人頑態天然。意甚憎客。今以涎重利故。勉強款待。實則彼此心中扞格。各懷柄鑿之意。故舉觴默酌。如啞子會飲者。然余甚覺毫無趣味。自思今晚有求於彼。甯屈

已下之。待之如友。試之使談。彼仍答以唯唯否否。形神似不相屬。有時或竟不理。余言。余愈覺索然無味。遂亦默不與談。乃面爐吸煙。以消長夜。回思今晨。雪如早止。則在季利買沼。遇友縱談。何等熱鬧。而今在此。如在地獄。愁悶殺人。二者相較。何啻霄壤也。正在納愁間。忽聞瑤然一聲。視之。案上一長式自鳴鐘。窳陋可惡。鏗鏘然鳴。九下。婦則起而歸房。余知此乃就榻之時。其夫當將隨入。心中不免暗妬。然此人則猶背爐對余。兀坐不動。酒後微醉。有自得之意。惟余所坐木櫬。堅硬如鐵牀。初以瘡極。得之如寶榻。今則坐久。實不能再耐。乃謂之曰。好友。爾櫬固佳。惟木質過堅。至難坐也。余已倦極。欲倒矣。既蒙不棄。何不盡子之心。爲余備一小榻。卽不能。以破蓐見假。余亦甚願也。此人扣煙管出灰。漫然應曰。子之所能得者。已盡得之矣。多言無益也。余曰。但余謂。言未已。彼卽阻曰。余已會意。惟余今且直說。爾其聽之。若子嫌不足者。則可速離。此余初不請爾移玉到此也。余聞此言。怒髮欲豎。使非全身痠痺無力者。亦必取此惡牛。顧卽庖房。地板上椎擊之。以叩其天良。此時口內私呼曰。最卑之。

牲。畜。蓋。名。之。當。也。繼。乃。謂。之。曰。若。此。則。亦。已。矣。惟。須。記。仁。義。無。價。值。而。常。得。報。償。爾。今。母。庸。伴。余。如。欲。就。寢。者。則。請。入。不。必。多。文。與。吾。些。薪。則。吾。自。能。燒。爐。過。此。夜。矣。曰。勿。庸。爾。所。住。之。處。則。吾。亦。住。之。說。畢。裝。管。吸。煙。仍。默。然。不。語。余。不。與。之。再。噪。瞌。睡。數。分。鐘。已。而。醒。已。而。復。睡。膽。懸。心。虛。脈。絡。亂。跳。幾。無。一。時。之。甯。惟。兩。眼。朦。朧。漸。入。夢。鄉。將。日。中。所。到。之。地。所。歷。之。境。一。一。印。入。腦。中。令。人。發。想。驚。嚇。之。極。卽。平。生。所。讀。游。歷。遇。險。事。記。亦。一。時。叢。集。於。心。似。遇。險。者。我。卽。其。人。所。經。之。地。卽。此。村。所。遇。之。盜。卽。此。漢。者。然。門。外。雪。下。加。嚴。撲。地。作。響。且。林。風。颼。颼。聲。極。悲。慘。令。人。毛。髮。森。立。旣。而。雪。止。雨。滂。沱。擊。窗。不。止。其。家。煙。筒。本。舊。式。爲。雨。所。注。撲。火。欲。鳴。怒。煙。亂。吐。音。聒。噪。如。悍。婦。聲。余。掩。耳。不。忍。聞。自。覺。煩。惱。已。極。身。偃。倚。木。欒。間。如。勞。人。愁。人。之。不。寐。者。余。皆。曲。盡。其。態。有。時。橫。臥。桌。上。有。時。起。傍。牆。隅。終。無。妙。法。消。遣。此。長。夜。乃。決。不。睡。坐。以。待。旦。此。漢。酒。後。微。入。醉。鄉。亦。弓。身。作。屈。蠖。形。首。欹。過。膝。阨。隘。不。安。余。見。狀。欲。笑。思。此。蠢。夫。笨。伯。偷。亦。能。成。夢。者。則。其。夢。必。較。余。更。有。可。驚。可。嚇。之。狀。時。余。復。裝。煙。於。管。撥。溼。薪。蘸。

火使燃。彎腰傍爐。冀消寒凍。且對之。沈思狀如演劇。私幸上天愛我。妍媸異質。不使與此人同貌也。方凝思之際。心中突若有一悟機。從心坎歛然而出。忽憶此人前曾面晤一次。惟在何時何地都已忘卻。故此心尙疑惑不定。及審視之。至再至三。愈覺其真有然欲記其所遇之地。與時在此在彼。用盡腦力。追索舊境。舊事。以揣此人。而終莫得。又觀其面貌醜惡。與平常村人不同。洵凡中之非凡。諒曩時余初見之。必有觸於目而動於心。故至今能記之。其時此漢亦欠伸作醒狀。余欲呼問。然心尙狐疑。不敢一時唐突。蓋恐就問。如彼答以不知。豈不自取羞辱乎。故甯緘口不語。屏此癡想。惟以吸菸遣悶。後因厭吸管菸。思換雪茄。乃從袋中出盒啟之。偶見堆中有淡色一枚。與別不同。取而視之。因恍然有悟曰。前在比靈德家。彼不曾以此賜我乎。何竟忘之。由是余追尋往事。歷歷如在眼前。自笑此係最近一事。反遺之腦。後非所謂明及千里而失之眉睫耶。余得此煙。斗悟前果見及此人面貌。約兩來復前。余在城邑。晚間到比靈德家。比不獨居。有一友同寓。爲余介紹見之。是人名查里士迦利士頓。

身頤面姣。年少而謙。始余擬之爲詩人。出於時派。主清靜之學堂者。及見與比靈德談美術甚博。乃知此係醫生。衆美術友中之一也。余欲告辭時。迦利士頓使色。令比靈德留余。乃請余入室。示余一畫像。惟妙惟肖。似欲令余評閱。爲之代售者。余辭之曰。余淺陋。何敢妄爲判。迦答曰。余以此示君者。非以自矜。實欲勞君。僕與君不過有一夕之交耳。卽有所求託。言之甚慙也。余觀其貌甚遜。狀又不似待金用者。乃問何所需於余。曰。適聞君欲入村行獵。想君或得遇此像中之人。遇時。則望速電示比靈德醫生。余當往訪之。余曰。彼居何處。曰。余亦不知也。若幸得遇之。則懇速告。否則不必專探之也。余見迦利士頓語愈相。實出於誠懇之意。乃答曰。此易事耳。謹承命。迦乃謝余不已。並授余一小照。貌與原像同。令余存之。置於夾袖書內。以便遇見時。得以察相。余遵其囑。乃告別。余以此事極瑣末。絕不置懷。故竟忘之。此夜因吸雪茄。思及小照。方悟照中之人。卽此漢與之曾相會於比靈德家也。於是急探囊取書。自語曰。小照不審已失之否耶。書啟。果在。余此時不覺大喜。乃置像於掌中。細較臥者。眞

毫釐不謬。若非此人。天下甯更有肖於此者。此人虬髯鷹準。狀極怪醜。貌極強悍。舉所畫像。無不一一吻合。乃驚歎迦利士頓之妙工實美。術家中之罕覩者也。已而復見照旁刻字。言左手一指缺一節。余驗此人左手第四指果缺。於是更懼。忤無盡狂笑不已。幾驚醒。此漢余私念以悍暴若彼。迦利士頓乃欲訪之。其必有所犯於迦。而欲討其罪歟。果爾。則余雪恥之期可立至。舉諸今夕。所施客之苛禮盡還之於主人矣。乃祕而不問。以此意自幸。用消殘夜。決離此藩溷後。當發電以報比靈德。

第三章

夜過天明。晨曦已出。窗外別饒一景。道上積雪。經日光融化。瀉入溝渠。潺潺作聲。乃請主人賜膳充飢。幸不見斥。遂如約給以重金。跨馬而行。此人隨余示徑。至廣路。余已知道。彼乃祝余。後此不再遭此厄。並慰余。遣僕取車時。必助送余家。諛語再三。乃別。余乍出溷地。至美康卑。如入仙界。覺景物比前更加鮮美。卽枯樹萌芽。亦有復生之態。余之賃屋較從前亦覺寬闊幾倍。住之如在天堂。快爽無量。旣換衣盥洗畢。就

寢。即時命小僕。到最近之電報局。達電與比靈德。祇一語曰。告爾友。照中人已得之矣。此責已卸。乃掃空萬慮。息心而眠。以補前宵之不足。晚間。即得比靈德之覆電云。詰朝將與子會。可候余於車站。余時不知何意。愕甚。又詢知鐵路公司章程。屢有變更。沿途不免緩擱。因到美康卑。最近余寓之車站。計時方當下午三點鐘。故心尙不愚忙。乃遣僕往取壞車歸。增改一軸。並畧修損壞。預備以迎比靈德與迦利士頓。及時往。二人果到。相見之下。無限喜愛。迦利士頓。堅握余手。連聲道安。其意慇懃。似兒失父。得再會之樂者。余見此狀。不禁心觸。視之亦若子。余憶前與之遇於比靈德家時。彷彿尙記其神色沮喪。今視之。則略覺豐碩貌。亦藹如蓋前後判若兩人也。至於比靈德。則形容枯槁。若有重愁。且面色黝聖。若奔父母喪者。余見之。又若可憐。又若可笑。既而迦利士頓啟口欲問余時。比靈德忽止之曰。爾曾不許余先問之乎。乃回首對余曰。武利查聽之。余聞呼余名。知其必有極要之事。急不暇計。乃忘忌諱。因靜聽之。比餘言曰。吾料爾傳誤信。此地耳目多能引余等到別處。密談數分鐘乎。

余乃導之入鐵路旅館。恐招人擬議。呼備酒饌。令館僕闔門。比靈德坐下。意頗憤。余心志下不安。促之道故。乃曰。武利查。且緩言。余先問爾。爾所見之人。何以知卽迦利士頓之所欲見者。余曰。此何待言。非此人而誰乎。前迦利士頓。不曾授余一小照乎。照中人貌與之宛合。此人某指缺一節。余亦驗得之。余言至此。迦利士頓視余。有賭采得勝之意。余心不解。惟笑比靈德之迂執。妄論人之是非。此時迦利士頓方欲插言。比靈德搖掌止之。謂余曰。武利查。蓋不深思之。爾云此人缺一指節。卽斷爲是人。天下人缺此者多矣。甯不誤乎。我輩醫生。常見人誣指。爾之所爲。不亦類是乎。試問爾未見指之先。尙憶及小照乎。抑已見斷指後始觸及小照歟。余答曰。人每以我爲肉眼。然吾敢誓言。此人乃照中之人也。比靈德曰。毋傷也。亟實告余。余曰。余言之亦甚慙。實告爾。余自納小照於袋中後。視此等瑣事。不復之理。非觸見此人者。則幾忘之矣。既見後。始取照驗之。果真也。且余前者亦不知像有旁註。及驗其指。方觀其字。所言缺一節者甚合。比靈德爾母亦自迷離乎。余非附會者。比爾後勿更以此視余。

也。比靈德語塞。向迦利士頓語曰。此子虛之事。爾勿信以爲眞。惟作爾所應作之事而已。語畢。側身而坐。垂頭喪氣。鞅鞅不樂。蓋當挫志之際。常作此態。其素性然也。迦利士頓此時待言已久。急乘閒問余始末。余一一告之。迦曰。屋爲何式。余曰。較野廬略勝。視之不類農家。屋外有田數畝。四圍環繞。若蕪穢不暇治者。入其家。須披荆藿。否則無路也。語竟。迦利士頓心猶未釋。盤問不已。兼及瑣末之事。與此人似有關繫者。余不審其意之所在。又不便問。祇據實答之。當余說此人時。迦曾不離余一步。時忽恍然有悟。仰首一呼。意甚自得。目視比靈德。詡詡然欲笑。而比靈德則寂然不語。呆立如木雞。手足不能動。惘惘如有失惟坐。余旁悻悻而已。迦利士頓復問曰。此去須幾時。余未及應。比靈德遽起言曰。爾尙說謊乎。爾好作捕風捉影之談。甚無謂也。卽如芳吞之言。余亦甚疑之。天下卽同貌者。豈有相肖。至於此極乎。余爲變容。從旁喝曰。老昧子。尙倥倥不信耶。比靈德繼曰。若然。且無論事之眞妄。當勿作冒昧之舉。宜先報警察署捕之。言已。轉謂余曰。初迦利士頓失一女友。遂妄擬爲一人。禁錮。

不云其處。並不知其名。不過憑空結撰。寫像求之。而今竟似有偶中之理。天下事之奇。無有過於此者矣。余曰。此人面貌極猙獰。辭氣又暴厲。兇兇有殺人之象。宜乎其作此也。比靈德曰。毋論如何。行事必遵法律。迦利士頓曰。法律乎。吾不知有法律也。吾將立往。而奪之回也。爾肯隨余偕往否。爾自畫之。余不汝強也。惟余念引徑無人。欲煩令友一行可乎。余聞迦言。思此行似冒險。然權當觀劇。並藉此以報予怨。則姑爲之。於余心轉覺甚樂。故願從其請。遂自諾之。迦利士頓感謝余不絕口。更欲即行。未及數分鐘。車馬已整備。比靈德尙刺刺不休。怒迦至深。卒乃自遏抑。勉強上車。在迦後坐。迦利士頓所攜之囊。此時亦並置之車上。乃鞭馬向村而行。其時天已昏黑。而雨又濛濛下。滿路泥滓。至難行走。然尙幸車後有燈。依稀辨路。彼時雪亦漸化。故尙覺平穩。無礙。余向無一路而迷。二次者。故途中鮮停攔。不久卽入此村。將近屋時。余謂迦利士頓曰。彼舍距此不遠。僅五百碼矣。我當在此卸車。以保機密。比靈德曰。然則何以處馬。余曰。以此蕭條之夜。荒僻之區。必無竊盜。經此敢保。此馬無虞。其卽

繫之樹下。息燈而去可也。繫馬既畢。乃徒步行。俄見遠處有一燈光。明映林際。心喜。急趨之。蓋卽前夜爲余危困絕望之處。遇救。今得重來者也。既切近。見屋前有籬。內外相隔。屋中人弗知覺。乃共暫息籬外。比靈德微作顛聲言曰。今將何爲。若欲破入。此屋則斷斷不能也。迦利士頓不應。良久。乃以臂加余肩。問余曰。此地有馬牛歟。余對曰。此漢有一牛一馬。曰。若此則吾事成矣。此時尙未夜深。彼必出視其畜。而後就寢。吾輩且靜候之。語時。氣甚嚴整。如將臨陣之將軍。令戰士齊備。以待一發者。比靈德至此。不再出一語。未知對此大將。其果奉令惟謹。並爲之心折否。然余聞之。爲聳肩者。不。一。次。口。雖。不。言。而。心。則。實。怨。之。蓋。夜。氣。侵。人。渾。身。冰。冷。而。凍。不。可。忍。矣。迦利士頓以事切已。雖勞不爲苦。若局外人當此。則苦況又何以堪耶。況主人此夜視畜無期。吾三人在此作此鬼祟之狀。以待其偶出可乎。且余此番雖有心到此。欲觀此漢結局。以博私心。一快然。迦利士頓韜略。倘無可展。甯不餒士卒之氣。而貽敗北之羞乎。又思比靈德雖口譏其妄舉。而彼能耐苦受勞。實心爲友如此。則遠勝於余多。

矣。而余對之不更。慙然自媿耶。

第四章

待之久。猶未出。計已逾半點鐘矣。余手麻。足痺。倦不能依。立思將僵。身於冰天雪地之中矣。忽聞鍊聲動。豁然作響。迦利士頓。乃暗推余臂。示警。此時不敢突衝入。蓋前夜鍊爲余斷。此人機巧百變。彼必代以更堅者。以防不測。若徒用力衝入。則必無濟。險莫甚也。門甫闢。卽閉。見一燈向籬外一小蘆屋行。此蘆屋。卽馬槽也。乃前夜喂余馬之處。俄又聞身畔有足音。蹙然向遠而逝。余摸索。迦利士頓。迦利士頓已離余側矣。以渠不召余同往。故甯伏不動。數分鐘後。復見燈光遠來。漸漸近屋。持燈者方啟扉欲入。忽見一黑影突出。攔截。旋聞詛呪聲。呼喊聲。燈已離手。墜地。野徑狹小。兩人搏擊。交加。站立不住。相仆而下。正撐柱擺撥間。余大聲呼曰。門已闢矣。乃跳籬相助。比靈德聞聲。亦隨余往。迦利士頓出其不意。攻之甚力。似當占勝地。然此漢極凶悍。倔強。非單弱如螳臂當車。未敢謂其一戰卽敗也。及余與比靈德共到。而事乃決勝。

迦利士頓呼曰。余袋中有繩一條。可爲我出而縛之。其時迦利士頓。仍擒抱此漢不釋。比靈德則依人成事。或踞其肩。或拴其首。爲法萬變。而要使之不得動脫而已。余乃自迦袋中取繩出。闊約半英寸。乃迦利士頓特備以縛之者。方用力繃捆之際。但聞咆哮之聲。如縛猪狗。聲大而嘶。至不忍聞也。者衆共起。此人輾轉於地。噴目詈罵不已。余亦不忍蹴之。及今思之。此亦吾克己之處也。衆急入內室。忽見婦奔出呼援。吾與迦皆未及防。幸比靈德靈捷。卽以身止之。旋閉門而存其鑰。婦無策。惟席地喊號而已。迦利士頓用力過度。喘不能聲。最後乃罵曰。賤狗。弗拉夫所賺女。閉在何處。速出鑰與我。此人不應。迦利士頓以膝壓其胸。極力捶之。尙強項不答。口猶肆詈。弗絕。衆不得已。乃解其袋。在雜物瑣碎之中。果索得一鑰。迦利士頓取之出。呼曰。羅武英。羅武英。余來矣。直進入複室。留余與比靈德看守所縛犯。余二人裝菸而吸。精神復壯。乃趨其身旁。以足微蹴之曰。惡奴。亦憶之否。前不聞吾言仁義無價值。使爾當日肯以楊假客。不苛待余者。則爾亦得以自由。余至爲爾害乎。此漢不減。默受責。

目睜睜視余。訾余不去口。余怒甚。不能自遏。不覺又舉足蹴之。忽聞比靈德呼曰。急以手巾塞惡奴之口。一女子來矣。余乃從其言。已而果見迦利士頓回。隨其後者。一天人。金絲之髮。細柳之腰。似人間無有此豔質者。而嬌步微嘶。容顏不展。愈見其清雅可愛。彼以身依迦利士頓而行。半信半疑。似悲似喜。若在夢中。心神恍惚。不辨真偽。但見迦利士頓獻口。與之接吻不已。余觀此狀。常忍俊不禁。蓋極天下之可羨可妬者也。迦利士頓既止足。尙扶女以臂承之。徐徐然視若無事。繼乃言曰。吾志已遂。今可歸矣。復對余曰。君能爲我拖車來否。余曰。願往試之。比靈德曰。然則何以處此夫婦。迦利士頓睨而對曰。彼乃吾讐之心腹。聽其指使者也。吾畏吾讐人。亦因此不敢重罪。是人吾今縱之去可矣。比曰。唯唯。然何不乘此以索證據。迦利士頓亦以爲然。比靈德於時甚喜。乃探手檢其袋。出數紙。比靈德在堆中。取得信袋一封。授與迦利士頓。摸之若銀行票券。出而驗之。乃一函也。迦利士頓注目而冷語曰。筆不出於吾讐人之手乎。試觀郵印。信自何來。爾今亦信吾言否。比靈德至此。不覺心服。因答

曰。不明之罪。幸見宥。然此人似不宜致之死。實亦無如之何。迦利士頓乃回視縛者曰。惡奴聽之。此兩來復中。能以隻字告爾。主僱者則釋爾。不究苟彼知此事者。則惟汝是罪。余將控爾於法廷。罰爾作苦役。爾其自擇之。余乃爲之拔鉗口之巾。此人孰取孰舍。自不必說。余乃去。復得車馬。重燃燈照之。不久卽到其屋。乃釋婦。解其夫縛。衆皆上車。迦利士頓展其所攜之囊。出女帽爲羅武英冠之。並以煖衣衣之。余見此。甚詫異。私念迦有遠慮至此。宜乎其能尋失女也。於是衆上車行。余與比靈德在前坐。兩人則偃倚於後。呢呢私語。彼此相熨貼。音杳細如蠶亦莫之辨。到美康卑。恐有人踵躡吾後。計不如卽赴城邑。余乃給館主賃金。並令異日將行。賸送往余家。四人卽搭火車去。翌晨六點鐘。已共在倫敦矣。

比靈德卒述

余之請芬吞紀其所歷也。不過望其姑述大端而已。孰意繇。妄。萬言無微不載。其不憚煩勞也。誠懇之心於斯。而見余受之。旣愧且感焉。再述羅武英當足輓目花之時。

牽帷而視。見榻空無人。而門又扃。乃知陷於奸計。然尙不知迦利士頓之家世。及主
 謀者所以欲誘而禁之之故。一時心怔忡不定。忽見榻上遺一紙。取讀之。書曰。非欲
 害貴女。期至必釋放。在此請勿問所以。妄思計自謀脫。且貴女在此。亦必見厚待。殊
 不苦也。羅武英閱畢。不覺轉憂爲喜。所喜者爲何。蓋知其意。中人之病。乃人僞造。用
 以誘之者。然則其必無恙也無疑矣。故此心旣安。他如萬苦千艱。嘗之亦非所計。讀
 吾書者。須知凡天下男女情之所鍾。卽粉骨碎身爲之死。亦不靳。況此區區者。羅武
 英。其然。衆情男女亦無不然也。但羅處此屋時。亦不可云無苦。其地常背山。閤無陽
 光。風聲鶴唳。聞之令人心悸。而看守者又時時伺察。不肯稍縱一步。如犯最重之罪。
 囚於世界最深地獄者。而彼之恫喝。此之婉求。種種情狀。非一。二言所能盡也。顧所
 待頗不虐。書籍針縷。及諸雜物俱備。閒暇無聊。尙可藉此消遣。供餐則有主婦。男漢
 亦偶來侍奉。迦利士頓夢中所見之人。卽此也。羅武英有時私念迦利士頓。與我若
 是情深。則迦利士頓之命。卽我之命也。我可死。迦利士頓必不可死。今旣知迦利士

頓無病矣。則吾卽長囚於此。雖死猶生。雖苦仍樂也。況以迦利士頓之聰穎。早晚亦必知余被囚。必能設法救余。則我更復何慮哉。余不知羅武英何由見此。亦未問之。然有一事望之於懷。卽未知此獄卒曾否以手執其腕。是也。後欲言而不敢言。終乃問之。對曰。實有其事。被禁後數日。卽有人入其室視之。乃不相識者。彼強以手拉吾腕。擊之不開。並施恫喝。謂如敢怨恨呼號於此者。則當立果爾命。余聞此。更不詰其作何語。蓋必侮責之辭。言之何益。實可不必問也。迦利士頓與羅武英卽行合卺禮。遄回倫敦。一來復之後。余從迦利士頓之請。以所搜信一封送與其從兄弗拉夫。言明得之何時何地。並爲之細述情形。使自勘驗。迄今未得其覆辨。始余疑迦利士頓之妄言。今乃知果出於弗拉夫之毒計。雖非欲以害羅武英實故。使迦利士頓瘋癩而彼得以擁厚產。然羅武英無辜與彼不相干涉。弗拉夫乃囚之以爲用。使迦利士頓不明。誤墜其計。則迦利士頓生死未可卜也。身有不測。羅武英聞之。亦何以自活乎。此所以不科其罪。則已。欲科其罪。誠漫天彌地擢髮難數也。然而二人卒得團圓。

乘。如。且。從。此。情。亦。更。深。今。則。悲。爾。新。婚。相。率。而。去。矣。何。等。親。愛。何。等。快。樂。然。則。情。之。至。者。可。以。通。天。地。感。鬼。神。無。所。往。而。能。沮。者。也。彼。愚。夫。奸。黠。者。乃。欲。從。而。敗。之。不。亦。慎。乎。迦。利。士。頓。娶。後。不。久。即。襲。爵。號。今。則。與。其。夫。人。已。共。歿。矣。讀。吾。書。者。至。此。能。不。怪。吾。言。然。實。無。足。怪。苟。非。然。者。吾。亦。不。敢。作。此。書。也。二。人。相。處。十。二。載。爲。時。雖。短。然。率。盡。家。庭。幸。福。而。俱。享。之。勝。於。碌。碌。無。奇。苟。生。一。世。者。多。矣。二。人。之。語。言。容。貌。思。想。行。爲。如。出。一。軌。不。相。差。別。且。如。魚。之。於。水。然。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也。先。是。夫。人。在。羅。馬。遭。疫。逝。迦。利。士。頓。同。時。以。無。病。歿。蓋。實。殉。之。也。當。生。之。時。二。人。極。敬。余。死。時。獨。以。三。子。託。余。故。今。日。爲。弗。拉。夫。所。側。目。者。不。止。一。人。也。然。三。子。甚。聰。強。而。天。真。爛。漫。性。情。倜。儻。不。似。乃。父。之。怪。癖。余。撫。之。如。己。出。而。三。子。亦。愛。余。如。父。也。余。知。此。書。出。必。有。反。對。余。者。曰。以。羅。武。英。聰。明。一。女。子。豈。至。被。人。誘。去。則。其。說。必。妄。矣。且。今。科。學。已。大。發。明。而。謂。迦。利。士。頓。能。於。夢。寐。之。中。妄。擬。一。像。而。即。可。藉。此。以。探。羅。武。英。之。所。在。是。何。異。驅。農。役。鬼。者。流。作。此。荒。唐。之。語。以。之。震。驚。愚。夫。俗。子。則。可。而。欲。以。欺。有。識。者。則。

不。能。也。客。有。以。此。質。者。余。於。時。亦。必。慙。然。有。思。嗒。然。若。喪。矣。然。余。不。欲。多。辯。既。亦。不。自。明。其。理。惟。告。於。讀。者。曰。吾。乃。一。敘。述。家。此。書。皆。紀。實。其。他。非。所。知。也。

六冊

中華六法

六角元

編制法。完全適用前清所頒刑法。則以前清新刑律刪改不合國體各條。商律亦適用總則及公司律兩編。訴訟律除適用審判廳試辦章程外。亦准援用前清法律館所編訂民刑訴訟律。民法在吾國本無專書。今司法獨立。民刑分理。不可無實體法以爲根據。故民律草案五編。亦在准其援用之列。本書將六法合爲一編。刑商法又各附以草案。校訂精密。取攜最便。誠法律學校學生及法官律師等必備之書。一般國民。欲知本國現行法典內容者。亦不可不人手一編也。茲將分冊出售價目列左。

- | | | | | |
|-------|-------|-------|-------|-------|
| 中華六法 | 中華六法 | 中華六法 | 中華六法 | 中華六法 |
| 刑法 | 民法 | 商法 | 民刑訴訟律 | 民刑訴訟律 |
| 暫行新刑律 | 暫行新刑律 | 暫行新刑律 | 暫行新刑律 | 暫行新刑律 |
| 附刑法草案 | 附刑法草案 | 附刑法草案 | 附刑法草案 | 附刑法草案 |
| 訂合 | 訂分 | 訂分 | 訂分 | 訂分 |
| 一冊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一冊 |
| 定價 三角 | 定價 一元 | 定價 一元 | 定價 八角 | 定價 八角 |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冊二 一角半

是書專為學生作範本。共分二十類。一
致一覆。用意遣詞。兩兩針對。最易引人
入勝。凡所議論。皆合學生口吻。文字由
淺而深。極易仿效。末附書札各款。及擡
頭。稱謂。封套。格式。無不具備。尤便初學。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冊二 一角半

此書體例。與前書相仿。惟所列各函。專
就女子設想。分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文
字淺顯。議論純正。且語語不失女子身
分。尤為親切有味。誠女界適用之本也。

丁未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畫 靈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英國 曉 公 偉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